



陶菴集

十七

墓碣

芸廿五

~16
2325
17



4
2380,17
2325
25-17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三目錄

墓碣

朗原君 偁 墓碣

參奉金公 汝沃 墓碣

縣監宋公 夔錫 墓碣

郡守朴公 尚一 墓碣

觀察使尹公 嘉績 墓碣

佐郎吳公 斗龍 墓碣

佐郎韓公 聖箕 墓碣

僉正李公 辰朝 墓碣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三目錄

都正吳公鼎周墓碣

僉知元公夢鼎墓碣

同敦寧安公練墓碣

正郎李公志爽墓碣

參奉鄭公繼憲墓碣

參奉宋公泓墓碣

外舅僉正洪公禹賢墓碣

牧使趙公泰興墓碣

諮議朴公光一墓碣

觀察使權公愷墓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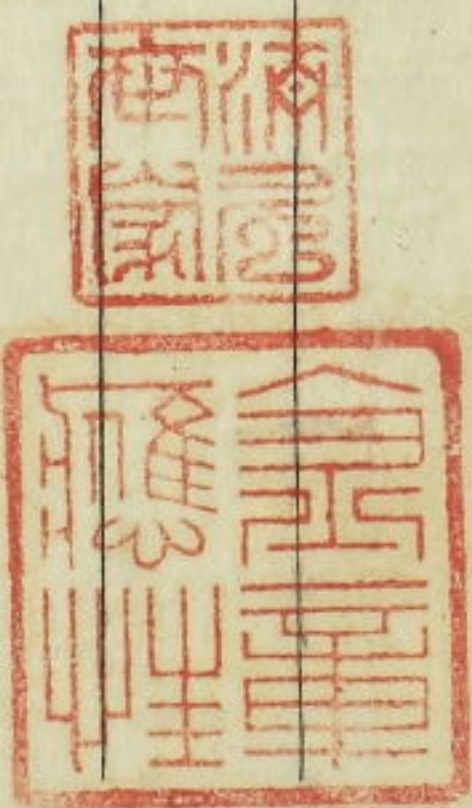
主簿徐公文澤墓碣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三

墓碣

朗原君墓碣

宣廟別子仁興君諱瑛諡靖孝有二子公其仲也諱
 侃字和叔自號最樂堂 崇禎庚辰生甲午授朗原
 正未十年自都正而君 肅宗己未哀輯璿源譜系
 以進 上嘉獎特加中義公仍請釐正 列聖徽號
 之訛誤者尋超三階充上价之燕後又再往戊辰為
 莊烈大妃守陵官屢陞秩至顯祿別職都摠府副摠
 管都摠管司饗院宗簿寺提調 上命摹 太祖辟



容奉安于 永禧殿又重建 健元陵碑閣又樹石于昌嬪墓皆公所建白而戊寅 莊陵之復其發端蓋自公始公嘗有追封大君之請言議明正識者偉之始公十二而孤以善居喪稱及丁宋夫人憂毀極而疾 上愍之使醫視且強以薑桂公涕泣受之猶未忍承 命以終三年 上以公宗英耆舊寵遇罕比嘗錫宴禁中以公醉甚 命小黃門扶而出又取入公真覽之曰甚似異數也已卯公有疾禁巫覡所禱疏陳九條首勉以崇儉又戒諸子勿請諡九月四日卒臨終以不得更瞻 天顏爲恨 上震悼庀喪

賜賻踰於常格宋夫人礪城尉寅之玄孫考曰僉正熙業公媿全義李氏右議政行遠之女年三十四丁巳卒淑哲柔婉甚得婦道凡七男長全坪君瀾出爲伯父朗善公後全城君混全溪君溥全山君溪全川君滌全安君潢其第五天清林守潭清陽正溶側出也全城男益寧君梯益陽君檀女適佐郎吳遂燁奉事金樂曾全溪男洛山都正檄洛豐君琳女適士人金燁全山男密陽君椀達城都正桐長溪君棟進士金宇槩士人權應衡進士韓師直士人尹得命尹在衡其壻全川以益陽爲後全安繼子東陽君櫛女爲

進士朴鳳漢妻全坪亦無后取密陽子之二婿府使
申義集監役洪九行曰樞海昌守曰壘靈川守清林
清陽之繼子也公內行甚篤侍大夫人疾衣不解帶
血指以進持喪一遵朱子家禮又手書祭儀以遺子
孫以屋宇過侈改而損之終日端坐人不見惰容被
服寒素不通賓客不談時政左右圖書淡泊自守遇
之者不知爲貴介公子晚年福祿隆盛愈益謙慎子
弟有過雖位高亦撻之門內肅如朝廷最工於篆法
一時公私額扁皆歸之性喜山水屢入楓岳徜徉忘
返楊州天寶山下有谿壑之勝寘小築於其間筍輿

獨往風致蕭然歿而仍葬于屋後夫人耐尤菴宋先
生嘗稱靖孝公以爲至性純行度越羣倫又於淨友
堂記美公兄弟和樂而蓋本之於麟趾之化觀於此
益信公孝友之德其所自來者遠矣益寧之子明煥
來乞銘銘曰

凡人習氣居養易遷聲色輿馬夫豈性然公則異是
貴介寒士入則圖書出則山水然且有天惟孝與友
涕泣血指天右壽母大老作文鄂鞞其華位崇心卑
降福孔嘉詩歌振振必本文王於戲 穆陵遺澤弘
長天寶之崗孝孫樹碑有來千秋其永式之

參奉金公墓碣

金氏之先出金海世將家有鶴城君完誅逆适有名其弟府使宇府使有子汝沃獨能用儒學顯府使公老子家嘗喜公曰生子不當學文耶公字啓乃爲人端重讀小學慨然爲己手書四勿敬齋諸箴以寓警動遵繩墨九歲母久疾輒坐而達曙父每出送至衢候歸亦如之雖夜淡不敢先父食十八父卒哀毀幾不勝送終以禮有疑質李典翰壽仁李亟歎賞事母有淡愛及喪廬于墓日上墓哭涕處草盡枯春秋不廢時享晨謁如事生拜宗家下馬巷外燕處不戲言

子弟出入拜於堂下與宗族合力置祭田以祀祧墓設義學義田宗會法令子孫遵行鄉黨感服有不善曰毋令公知公則恥言人過於子弟不貸也口不道黨論人有問者笑曰人受於天自有公平正大道理不喜交遊不迹官府置屋花竹間左右經籍終日兀坐人不見惰容覃思實踐其進蓋未已也方伯薦于朝除慶基殿參奉不就翌年乙丑二月廿四日病卒年四十五有中庸標語啓蒙補解藏于家公素篤信石潭翁嘗讀其理氣諸說曰明白發越體用全備且以擊蒙一書爲終身用其的確如此公奮遐陬力

附錄先生集卷三十三
學惇行以光其門可謂孝矣今夫詩禮家子弟朝夕
孺染而不能踐一善者視公何如也母忠州池氏考
曰達汶其配陽城李弘信女先公一年卒同葬龍津
之先塋四男世純世忱世恭世寬世恭來乞銘銘曰
有美一人生此南垂免置之門有禮有詩其德孔備
孝以爲基我服芬芳我佩陸離寤言永歌石潭我師
青青綠竹煌煌靈芝月出扶輿其水漣漪有挹遺風
請攷刻辭

縣監宋公墓碣

恩津之宋自二先生出蔚然爲河南門戶其子弟皆

以行誼業家有諱彝錫字君叙者尤菴從孫也弱冠
喪父母能保其門戶守其祭祀其弟妹六七人俱稚
弱至誠鞠育昏嫁不失其時嘗作聯棟堂於郊西尤
菴作記美其行又加勉以柳仲塗語公兢兢焉不敢
失墜常以忠養未卒爲至慟與諸弟相對涕泣每日
晨謁廟出入必告遇喪餘哀慟如袒括時宿戒必杜
門謝客隆冬亦不廢沐浴別具祭器齋服不他用平
居動引古訓臨觴則曰得不及亂否對案必曰小飯
而亟之一言一事無少放過待人寬和不設畦畛而
見不是亦不之貸親黨愛而憚之公祖考進士諱時

瑩嘗倡多士上章辨栗牛先生誣丁丑除大君師傅
將赴瀋以伯氏忠顯公時榮殉節江都引禮經兄弟
之讎之義竟不往考諱基善痛家國深讎沉淪以沒
其世公亦素無仕宦意晚授繕工監監役官黽勉一
就守法奉公嘗見閹人擅伐苑木痛禁之旋爲其所
中坐不葺宮墻罷提舉爲直之復公而罪閹人序陞
典牲署主簿爲比安縣監愛民興學僅一歲以疾歸
未幾尤菴受禍公自屏清州之晚山與先生孫校理
疇錫議做花樹故事設禊講歡名以同堂不及就公
以甲戌十二月廿五日卒年五十四始葬文義後改

卜晚山先塋坐酉之原妣全義李氏考曰牧使聖基
配完山崔氏監察世榮之女先公一歲生七十七而
卒與公耐嘗以己子委乳婢而自乳夫之弟弟全而
子不育宗黨以爲難舉三男四女男百源早歿次性
源郡守次萬源女適進士李興朝士人李思道進士
金時叙士人趙明濟百源繼子甲相進士金宗大韓
相台其女婿性源繼子復相女爲參奉任安世士人
李胤濟李堯妻金時叙子若婿則顯行勉行謹行善
行李東馱安杓也性源乞銘銘曰

凡今之人孰無兄弟相怨相猶鮮或不替聯棣之扁

附錄先生集卷三十三
同堂之禊我懷伊人其心孔惠曰友曰順惟孝爲基
不有大賢斯焉取斯我最厥美以訊來茲

郡守朴公墓碣

朴公尙一雖浮沉祿仕而才識超邁志節過人嘗遊
尤菴先生之門先生推許甚重與人書至曰不失爲
東漢人物其抱負可知而百不一試卒坎壈以歿士
類惜之朴出咸陽本朝兵曹判書習後數世至貳相
大立兄弟最顯曾祖諱知幾奉事祖諱由寬郡守考
諱乃昌縣監外祖曰師傅恩津宋時瑩公以 崇禎
辛巳十一月七日生而岐嶷見者咸期以遠大及

長治舉業有聲嘗赴庠製作辟寒犀賦清城金公錫
冑置魁選曰此非吾輩所敢批也 顯廟丁未漳泉
人林寅觀等奉 永曆正朔漂到耽羅廟議執送與
虜公與四學章甫拜疏極論朝廷狃讎背義之失其
槩云請斬首相鄭太和頭以謝 大明一世壯之鄭
相戒其子弟無憾曰此人重義理不饒姻婭士論當
如此矣公居前後喪毀極而疾殆於不勝先生在謫
中以書慰勉公少委禽于金沙川克亨之門時賊鑄
自負儒名與金公相善公一見知爲不吉人勸以早
絕以是鑄操文來哭金公也其諸孤舉遺命斥去之

鑄知其事之由公言欲逞憾而不果公嘗築室于土
亭號土窩里中人不知祭父母及見公競相慕效曰
祭父母致誠孝無貴賤一也三江風動恥或相下庚
申更化朝廷舉學行之士吾祖考議政府君以公應
命丁卯始筮仕爲 敬陵參奉陞 宗廟署奉事尚
衣院直長秩滿遷造紙署別提義禁府都事出爲高
山縣監以養民興學爲務會御史入怨者言書啓坐
罷公怡然無愠意曰得免一貪字不忝我所生幸耳
居久之叙復歸厚署別提陞 宗廟署令又出監松
禾縣人有以水土惡勸不赴公笑曰計較小利害非

吾志也縣有縣監公遺愛公三年爲政克循先規罷
歸便杜門忍飢恥事干謁後以平市署令出爲高城
郡守則喜曰中國人願一見金剛庶幾愜吾素心也
乙酉歲大飢公曰吾以神仙窟宅爲安而民將子遺
又安可立視其死乎蚤夜區畫論移粟救民之術列
爲數十條報于監司監司以其冊聞廟堂多採用翼
年又別遣御史監賑遂得嶺南儲置米累千斛船運
以來調活甚遍境外民亦誦公惠曰非高城冊子安
得有此御史入邑細詰官備穀之數公知其將置褒
啓之首減報力避人皆多之方修啓時御史廉從請

食物公枷囚經夜御史慙謝不已麥登場男女耆艾扶攜填咽爭獻麥穗曰是誰之力吾不忍先入口也及秋又殺牛舉觴則公嚴斥不受丁亥十月八日感疾卒于衙舍享年六十七戊子四月歸葬于楊州牛耳山下卯向之原公凡再娶尹淑人耐公器量宏淡性且寬和出言簡當處事安詳雖不以學問自居而檢束不外於法度人之親者愛重之有不善或恐知之居常謙挹蘊而不章然於名行上尤所致謹嘗以己已間不能休官爲終身慙恨然奉職一以法不以權貴而少饒其在尙方監刈也公用外柴炭悉付之

帶吏號爲閔驪陽舊儉者欲令供奉西宮也疎於產業絕無營爲雖窮窶之甚而親族喪病必竭力而助之持已清慎凡近於干名要譽者一切不爲民蒙實惠所至輒有去思引歸之日涕送者亘十里不絕遇雪嶺路不通停櫬通川郡浦民以魚藿請補祭需取其一而還之則皆投之水號痛空船而歸其仁澤之入人如此公有三男長受益次道益次斗益縣監受益無嗣取斗益子周幹爲後道益男周新參奉周翰亦斗益出也斗益屬以樹阡之文不能辭銘曰東漢之世氣節相尙蓋公少時意不多讓一疏忼慨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三
士流激仰是爲大義尤老所獎浮沉祿仕豈所期向
混俗不流猶見骭髀我銘其大載昭泉壤

觀察使尹公墓碣

公諱嘉績字汝休漆原之尹肇自新羅太師始榮高
麗有八代封君者國朝直提學碩輔坐直言謫卒且
以清白著於公爲幾世祖正郎自莘郡守有吉掌令
遇丁其曾祖祖若考也外祖畱守李後山公眉目秀
朗聰穎絕人三歲尙乳而王母之喪能不肉文藝夙
成二十二進士翼年及第攝堂后人稱三妙以年與
文翰也由承文院博士遷 世子說書陞司書復爲

文學拜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嘗論李聃命朴干
榮科場奸事至謂之昏朝以後所未有復爲正言疏
論銓選之失平願各令打破一私字獻納尹敬教論
相臣積 嚴旨特褫公自引以爲如臣庸下啓 殿
下輕臺閣之心有此過舉也遂褫爲優養出監金化
縣 肅宗初服以弘文館副修撰 召時金清城錫
胄驟擢守禦使公上疏言漢文賢廣國不以爲相而
殿下於亞銓差出時特 命加望必使銓官希旨擬
錫胄而後己人皆謂前者南九萬之一疏卽褫是
殿下爲錫胄儲闕也其後兼帶諸任輒以末擬受點

是安得厭服人心也諒陰之制縱難復行中一剔除
官已開其路慎始之際自用如此日後之憂何可勝
言 殿下雖欲飭勵羣工恢張公道不清其源而潔
其流者未之有也禁中直宿之大臣惟事承順不思
匡救而臺諫一味含默是何新化之初乃有諱言之
風耶大臣卽積也 嚴批見褫爲兵曹正郎者再乙
卯朝象一變賊臣尹鐫奉 命傳諭於左相金公壽
恆而公肆詬辱積強請推考獻納李宇鼎以爲草野
遺逸之士不必責之以格例至請還收公以修撰上
疏陳敬大臣之義凶黨方擊去銓長而有以許穆可

代之說白於筵中者公斥其無嚴又請李壽慶投指
密啓之罪且論南天漢不文無識不可濫授銀臺於
是羣凶迭起論斥遂褫罷出爲長淵府使星州牧使
星嶺之雄府而武斷成俗權宰李元禎之弟元祉家
在官衙側恣橫蓋久公嚴飭鄉任使撤其舍及公之
官元祉已避之他境矣豪猾斂迹氓庶安堵道臣之
黨於元禎者遂置下考公始寓鎮川旋移忠州之嘉
湖 上嘗臨筵問一邊人盡枳清塗之故凶黨對以
皆有罪 上曰如尹某者有何罪凶黨失色以公嘗
頻侍書筵 上稔知其賢也庚申更化擢授義州府

尹公屢爲縣邑而罷歸之夕家人輒稱貸以給至是益以廉操自勵斥遠商譚痛絕干囑居一年府庫充溢歸橐惟唐本書若干卷及還屢除承政院承旨禮曹參議出爲公洪道觀察使秩滿而歸湖人頌惠久而不衰兵曹參議又出爲忠原縣監未幾卒于官時乙丑六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四十四家無時月之制率皆質用於京商之在境者遂菴權公在隣壤來治喪見而歎曰此人清白人不可及也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沔川駐節洞掌令公墓右崗公氣貌溫粹性度凝重孝友出於天性其事大夫人誠禮備至居官祿

俸州縣饋遺一聽大夫人處分公退與羣兄弟會于膝下杯酒談笑務悅其心其爲忠原亦從太夫人之志也叔兄早歿取其穉弱子女養之於家寡嫂朝夕之需必計朔而給之推以至於一家親知周窮濟急咸盡其力平居不喜交遊馳逐門庭常寂然其簡靖如此夫人白川趙氏義禁府都事錫命與樂靜公爲同堂親卽其考也仁恕謹慤甚得婦道一家謂公冰蘖之操敦睦之義夫人之助爲多云老年蔬糲不繼而無嗟怨之色後公二十二年丙戌年六十三卒後甲寅祔于公墓二男一女男志浩進士有雋才早死

次志溟女適觀察使李晚堅是緯季父也志浩以志溟子敬祖爲後敬祖又夭而無嗣女進士任迥志溟男敬祖敬倫敬臣敬賓叔季亦俱夭女柳漢緯李庚祥李觀察子綬縣令維四壻參議尹汲進士元景厚洪梓柳慤志溟在時嘗托以碣文不忍負其言遂爲之銘曰

其直如矢其清如水有一於此足稱名士位德不稱難諶者理有墓于沔銘以昭美

佐郎吳公墓碣

緯少委禽於陽谷忠貞公之門忠貞公從弟吳水曹

斗龍時與相見容儀潔靜如冰玉然陽谷之胤海昌公嘗言吾叔心如其貌公卒後四十年其孫瑱屬以樹墓之文余讀其狀而喜得其詳公字天用海州人系出高麗檢校軍器監諱仁裕圭組蟬聯入國朝有諱定邦慶尙右道兵馬節度使光海時獻議立節其子典簿諱士謙生天坡諱翮以文學政事顯天坡之弟持平諱翮文科壯元號百千堂早卒公其仲子也外祖大君師傅元振海麗朝處士耘谷天錫之後公以崇禎壬午生聰悟絕人早孤及長自奮爲學文藝日進出遊場屋輒屈曹偶旣而屢舉不第人或慰

陶者先生集卷三十三
之公則怡然曰惟患業之不能精得失非吾憂也及
遭母喪同伯季廬墓致哀人譬之大小連已巳始中
進士時羣壬秉政而以公知名士入於檢擬除光
陵參奉忠貞公適以直諫受禍公雅意不屑而親舊
多勸之仕公黽勉應命壺谷南公龍翼罷官郊居
公屢造其廬有詩唱酬往往暇日選勝必與之偕焉
例調禮賓寺奉事轉軍資監直長陞禮賓主簿移尙
衣院別提由司憲府監察遷工曹佐郎出爲新溪縣
令清淨之治一境咸頌絕不爲俗吏干譽之事俸入
外不私絲毫居一年坐微青罷家食之日妻子不免

飢寒而公處之夷如後數歲又除陽川縣令爲治一
如新溪公以癸未八月二十七日卒于鄉第春秋六
十二是年十月葬于龍仁器谷先塋向丁之原夫人
居昌慎氏生員之憲之女婦德宜家後公十四年而
卒與公祔公男女各一人男昌周女趙鳴殷昌周四
男曰瑣曰瑛曰瑛武科方爲堂上宣傳官曰璿出爲
族父後曾孫冠者載一載德載衡外孫趙英彥進士
公天性孝友伯氏以病自廢公中年離索常以爲恨
嘗就伯氏所居依山結茅以爲終老之計及其賦歸
公已病矣告于伯氏曰吾兄弟有何罪殃乃至於斯

聞者悲之庶母鄭無子託公以後事其人頗有田僮後公以其姪子欲之盡歸之臨財不苟如此余嘗見公所為從兄參奉公狀蓋所謂實而不華者今於公之文亦不忍傷公之志云銘曰

清修恬雅吳氏家風冰玉無滓我及見公有若處子秉心鬱忡祿仕非心奈遭鞠凶德里桑梓一畝有宮晚年棣歡婆娑兩翁此計謬悠何命之窮我表其行三尺之封

佐郎韓公墓碣

公諱聖箕字仁甫清州人韓氏自大匡蘭以後連世

赫烏國朝議政尙敬贊成繼禧參判胤昌最顯曾祖諱孝參通德郎祖諱必迪僉樞考諱如益縣監公文藝夙成出遊場屋輒屈曹偶 肅宗丁巳生員壬午筮仕 恭陵參奉司宰監奉事內資寺直長冰庫別提刑曹佐郎宗親府典簿龍仁縣令瑞興縣監是其踐歷也奉公恪勤未嘗少懈為治務實惠不求赫赫聲民則安之然公嘗出入洋中持論嚴正多見嫉於羣小以是屢遭顛躓而不以介意也丙申四月十一日卒壽七十始葬于水原三峰丁未移卜燕歧高亭坐子之原淑人沈氏青松大姓通德郎之溥女先公

陸菴先生集卷三十三
卒至是耐四男鳴震大震挺震翊震女適士人洪啓
益後維後億後範後教長房出後洙後濂後洛後涑
後汶二房出三房男後喆後吉後烈四房二男皆幼
公爲人敦厚樸實甚有內行其居憂歎粥終喪與兄
弟友待宗黨以仁下至僕隸之賤不曾一加聲色與
人處無畦畛讀書至古先忠臣烈士事必爲之三復
索欵蓋其素性然也公自少慕悅尤菴先生先生之
被誣於凶邪也輒同諸生申辨之又與遂菴權先生
相得驩如也公歿遂菴欲爲之銘嘗自識曰慕仰儒
賢敦尚節義恥爲蔭仕不居孝友四事不可漏也文

未成而遂菴棄世公之季子以文屬余仍以遂菴手
墨示之余於公爲同閨後生見識蒙昧未足以盡公
今得大君子一言之重庶其不朽也夫銘曰
我懷古人悃悃無華德厚祿薄其如命那維恭必壽
斯理不譌我徵遂翁作此銘歌

僉正李公墓碣

公諱成朝字子正延安之李號爲我國文獻家近世
月沙文忠公諱廷龜白洲文靖公諱明漢青湖文肅
公諱一相仍三世典文柄公文肅公之嗣子也文肅
公仁祖戊子出補錦城縣公以是歲生自幼嶷然

有器度見者期以遠到叔父靜觀公謝官講道公往從焉讀性理羣書心欣然悅之復欲棄舉子業文肅公亦喜曰從汝所好也無何文肅公捐世甫外除靜觀公又卒公既不得卒學且自以家世隆赫淡存挹損不樂進取大夫人亦不之強公時年尚少能自持門戶尚寒素薄貨利蔚然有大家風內行甚備其事大夫人朝夕愉婉務悅其心志仲弟嘗邁奇疾別營一屋以居之每自視飲食衣褥而節適之又延醫遠方竭其誠力三載如一日人以爲難尤善處親黨間或有以微事乖阻者平心易氣一言以解之見有過

則必切責而不饒以是莫不敬而愛之公嘗中壬子司馬庚申朝廷舉賢材公用薦者始筮仕內則典設司別檢義禁府都事禮賓寺掌樂院主簿掌苑署別提工曹戶曹佐郎外則扶餘縣監錦山郡守度支務劇姦滋公周詳練達又長於摘伏以善職稱由是長官自辟再入爲正郎治邑斤斤守法痛抑豪強民懷其惠吏畏其威自奉廉約臨歸官儲溢於始至或曰後來者未必廉積之何益公笑曰吾則盡吾心耳辛未公罷官家居時凶黨盜乘日久猜疑滋甚一日奏竄十數人公亦與焉編定州蓋公素有知慮又嘗見

憎於儉巧會以疾憂頻有出入爲偵伺者所訐云至
謫鄉秀子弟多來請業有不服繼母喪者諭以禮意
使如制甲戌宥還拜社稷署令工曹正郎出爲醴泉
郡守公雅通岐黃術適上候不豫藥院請還於京
職以備問議爲宣惠郎移司僕寺僉正丙子七月四
日卒始葬龍仁先山己酉改卜新昌東楸谷向亥之
原公識量沉遠嘗先論人邪正事得失鑿鑿多中言
論峻正絕無依違態好讀朱子封事往往廢書噓唏
嘗曰尤菴後朱子攻之者當爲小人以故先生之去
國也公在太學抗疏畱之又或勸起多士以直其誣

知友賴公而不失於趨向之塗者亦多使公用於當
世是必恢張士論以光家國而卒不能大施終于下
位識者深惜之云妣文化柳氏郡守仁聲女公配淑
人豐壤趙氏進士相鼎女祖曰判書珩祥順無違宗
黨稱其德年七十二辛丑卒與公祔焉四男三女長
雨臣僉正次舟臣郡守爲公仲弟後礪臣進士梅臣
奉事縣令權益敬統制使申翊夏縣監朴弼榦其婿
恆輔鼎輔益輔注書南有常士人申暎妻長房出二
房男女教官天輔生員沈師周三房男惠輔公之季
監司公辱與緯同年世以家業期之不幸早世今公

之孫鼎輔擢第八藝苑其餘後承頗以文行聞天之所以報公者或者於是乎在銘曰

李氏三世大鳴以文爾公爾孤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蘊高而卑斂華而實是亦克家其譬於物豫章之木枝幹巍峨不樛不棟而委于土噫其命耶

都正吳公墓碣

陽谷忠貞公三娶凡十子公於男子子爲第二諱鼎周字重卿 崇禎戊子生其妣原州金氏崇文女潛谷金相公埒外孫也公謹厚無子弟過屢從忠貞公藩府外人罕識其面蚤失恃事繼妣黃夫人慈孝兩

至幼時得數百白金於街頭待其主審而歸之外氏貧敝還其析券於尸祀者平居泊然無求其仲海昌公月致粟日繼肉公則不問有無淡坐一室凝塵滿席客至寒暄外無一語凡世間可喜可怒可愕之事若不入於心者然入而在黃夫人側白頭有婉容與諸弟妹處終日怡悅至愛形焉攝宗事日必晨謁祭奠一以禮其內行之篤如此而視其外粥粥然人莫有知者粹忠貞公少婿也見公羣弟談笑樂易朋游甚盛公獨靜默自守三十年如一日始異而終敬之嗚呼豈古之公叔文子之流耶忠貞公諱斗寅判書

附錄先生集卷三十三
贈領議政是嘗爲國母諫死者朝廷錄其孤公始
仕其資歷則四山監役光陵參奉遷奉事直長引
儀別提監察令爲主簿僉正者二副正者一僉知中
樞府事敦寧府都正公居官勤恪自守陞通政則以
肅廟入耆社推恩官四品以上年七十者庚子三月
二日卒窆于陽城天德山坐西之原實吳氏族葬先
系世德咸載大碑公夫人全州李氏水使必馨女與
公祔繼配尙州黃氏考宣傳官義瑞有子曰璿進士
縣監璿娶府使李成坤女四男載弘載中載行載長
公叔弟晉周嘗草公事行字余曰是必能闡吾兄潛

德者璿以其言乞銘公昆弟今無存者益可悲也銘
曰

天下多言詐僞作全真守樸惟一默洪鐘無扣容長
寂我測其涯和厚積發茲幽光揭玄石

僉知元公墓碣

僉樞元公隱居養親居驪江六十年江上多名士大
夫論質直篤行君子則曰元公元公公諱夢鼎字聖
任右尹諱萬春之子左議政原平府院君諱斗杓之
孫元氏號爲勳貴家而甚有家法右尹公又嚴毅愨
實公一以爲準則洞屬戰兢頃步不忘自少累從右

附錄先生集卷三十三
尹公州府不近聲色 肅廟丙寅泮試人多躡死舉
子家皆驚恐右尹公聞之曰吾兒必不履危地書至
果然自是廢舉右尹公嘗曰吾父子雖在千里外可
以知心嘗營京第材既具忽歸告曰役不可爲也其
意蓋與明道林木之戒同右尹公喜曰惟汝志右尹
公勇於爲義而公竭力承奉不計家有無亦不令右
尹公知其勞苦也公年垂六十大夫人無恙保之如
嬰兒晨昏服勤一如少壯時喪而致哀祭而盡誠一
弟後大宗蚤死教其子不爲姑息愛痛繩以義方且
以心不可二用於己子視之若忘也嘗攝宗事務爲

經遠圖舉先代隧役之未遑者凡七世而皆節用以
自足毫毛不以干人又推以及外先曰此吾母志也
中年喪耦不復娶亦不畜姬妾曰恐不能慎生爲吾
母憂也公儀度嚴重平居未嘗敬側無戲言苟笑雖
負氣傲人者於公折節致謹病時盛熱子弟請小拓
簷楹則不許曰苟取僂身人情豈有窮已仍顧二孫
曰吾朝暮人庶幾知免而所以自苦如此者欲汝曹
知我家先法也公秉心不苟事無鉅細惟義是視守
之以確行之以果大要以孝悌爲本默然內修惟恐
人之或知蓋公喜讀小學書終身受用實本諸此公

常自誦曰與其文而詐也寧質而野與其濫而侈也寧拙而嗇與其通而流也寧固而泥於此可見公素尚而又戒其子孫曰吾願汝曹爲守拙措大不願爲無識宰相可謂名言矣公始蔭補 英陵參奉以親老辭後用行諛幹具卿宰交薦調禮賓寺主簿連除翊衛司翊衛司禦皆不就庚戌今 上幸 寧陵推恩耆老授通政僉知中樞府事壬子七月三日卒壽八十二公外祖校理咸陽朴公宗阜夫人海州崔氏縣令時高女配君子無違德男命益府使次命稷縣監先公夭女府使李思一命益一女幼命稷二男四

女景淳景厚權擅金濟相餘未字李思一男女各二人子命坤婿黃櫛餘幼公葬于原州長山先塋坐壬之原夫人祔嗣子將樹碣屬余爲文余常閱世之人虛僑渝薄日離其真而不反以是益知公之爲可貴嗚呼今安可復有也遂爲之銘銘曰

確乎有執躬然如畏我全我天表裏無僞心古身今孰識其貴衡門之下江水清直我懷伊人孝思維則貽爾孫子罔敢或失銘以著之不愧我筆

同敦寧安公墓碣

余生乎衰季幸而得古之人焉如同知敦寧安公是

隆者先生集卷三十三
已公諱練字子柔竹山人上祖曰高麗少府監濬自
後赫世勳庸入本朝有延昌尉孟聃尙英廟女貞
懿公主其子桑雞英廟錫名敦寧都正於公爲七
代祖曾祖諱應河訓鍊院副正祖諱大梓贈左承
旨考諱廷燦贈吏曹參判妣全州李氏公以崇
禎辛卯生肅廟壬戌進士癸巳除明陵參奉調
宗廟署奉事繕工監直長遷尙衣院別提司憲府監
察刑曹佐郎今上乙巳除造紙署別提遷儀賓府
都事丙午前參議俞拓基等上疏言臣等村塾之師
安某訓誨蒙學成就者衆及第五人生進八人請依

例褒賞遂陞通政卽日除五衛將僉知中樞府事夏
仲子相徽爲持平以待從親年七十陞嘉善旋除同
知中樞府事尋移同知敦寧府事以敦寧已盡上疏
卽褫庚戌以八十陞嘉義甲寅六月十八日卒此其
履歷始終也公年六歲以母命受學於里中長者一
日長者有事使公闕學公曰奈母氏呵責何長者曰
以吾出辭可免公曰母亦可欺乎長者大驚服嘗命
賦菊公卽對曰萬物皆蕭索菊花獨開香人目以安
奇童及就學于趙教官逢源同學多英雋而趙最奇
愛公客有問輒先舉以對早孤廬于墓下服闋母以

鄉居僻陋挈還京第公奉承慈訓篤志爲學晝夜勤苦淹貫經史文名藉甚家在藏義洞洞中多名卿鉅儒而無不折節交游嘗與數三同志游大小白二山以太白可避兵聚穀措置以備不虞與近山數郡人士結社名曰洛山契平時則山人來洛者洛之人濟接亂則洛人將以山之人爲依歸其設施經遠多類此已已 聖母遜位公約京外章甫叫閤時吳陽谷諸公上疏極諫被庭訊人皆惴慄無敢爲疏首者進士成揆憲忼慨自當或短之公惡其沮敗據義峻責俄有一朝士來言無益而添禍也公奮然大罵曰吾

輩本不避雷霆之威此何等大義而么麼一朝士敢沮之耶勿復言速出一座變色丙子丁內艱哀毀踰制鬚髮爲之盡白家甚貧窶殆有人不堪其苦者而公獨怡然一毫未嘗苟取於人惟以書籍自娛里中羣蒙多就學公以爲教育英才亦一樂也隨人惠訓一以誠心雖蔽厚魯甚者必反復曉諭至日昃而不知飢渴之在己未幾多將就之材焉庚寅有海警上求言廣之多士推公爲疏頭公詣闕首論保障之策兼附平日所嘗憂者疏凡數千言 上賜批嘉獎始除 明陵參奉也不以衰老而自懈事無巨細必

陸者先生集卷三十三
盡分而後乃已余以禮曹參議詣 陵看審蠶峴路
開塞公着草履步隨說優否甚悉刑曹佐郎時供劇
勤於少年剖決無滯曹中推剛明吾仲父歸樂公爲
長官訟有疑晦輒歸之公雖關勢家不爲之拘一斷
以法延昌尉嗣孫屢絕終於爲庶公建議擇同宗中
一人以主宗祀遠祖文貞公墓在平山幾盡陵夷公
倡諸宗改築之公又嘗痛副正公之節行未得旌表
又懼其湮滅不稱詔其子曰此墓表未立之前父母
墓表亦不可爲吾無餘年汝其圖之卒如其願其爲
先盡心類如是者相徽守榮川奉公之官公遊小白

山往往捨輿而徒杖履輕快三日不以爲疲時年八
十人咸歎異焉辛亥公還京榮之八九耆老人各率
其子弟遮車相守又輪守官門殆十餘日公患之乘
曉跨馬獨行及聞公喪榮之官隸亦相率望哭仁心
所推自然入人深者此亦可見矣公早以經世事功
自任常慨然有普濟天下之志旣落拓不遇則每以
揣摩時措者語當路冀其裨補萬一而議論平實要
之可用於今遇會心人輒開襟說天下事成敗與夫
歷代興亡損益得失若指諸掌纒纒不窮聽者忘疲
愛君憂國出於至誠聞國家政令一有不便爲之終

陽春先生集卷三十三
夕不怡嗚呼使公早見用則其忠猷博識氣節文章
必能爲一代之名臣下而受百里之寄其發政施化
必有可觀而顧乃固窮六十而始得一命終不得少
試負抱豈非命也哉夫人晉州柳氏先公一年生七
十四卒從公 贈貞夫人安貧好德宜於君子有二
男一女長相徵早歿女適金岱壽相徵文科司諫緯
素服公德懿今於墓隧之文不敢辭銘曰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昔聞斯語今見安丈必行古道
不拘今俗爲之在我但當盡力推此義理何適不然
德鉅位細不我者天銘以昭之有來億年

正郎李公墓碣

記余少時淹直史館李公志夔以秋部郎頻過訪與
語或至移日蓋世以三絕稱公氣貌疎爽不類塵俗
間人于今三十年之間公之墓木已拱而余亦髮皤
然矣諸孤以墓文見屬余病不能文而亦何忍辭遂
攬涕而叙之公字周卿星州人鼻祖高麗碧珍將軍
恩言本朝平靖公諱約東以儒學清白名有諱尙逸
文科觀察使同春先生之造朝劾去金自點也公在
臺省實同其事於公爲祖考考諱坡郡守居官廉謹
不墜家聲妣完山李氏掌令 贈贊成迥之女公以

孝廟壬辰生自幼聰穎絕倫觀察公奇愛之文藝夙就而不喜舉子業年三十一始以親命赴舉中生員已巳坤聖遜位尤菴先生繼有後命公與同志諸生上疏疏不得入則相率號哭於闕門之外自是廢舉惟以翰墨自娛甲戌更化即除禁府都事換冰庫別檢俄遷司宰監主簿出爲靈山縣監嶺左風俗尙拘忌凡遭大小喪家有疫輒不成服亦不葬以至逾月經歲祭祀多詣寺供佛公歎曰嶺南素稱文獻之邦而謬習若此甚可慨也招鄉中父老諄諄教誘一遵禮制又報方伯李公世載嘉之遂遍禁一道後

又拜龍宮縣監痛繩以法豪右帖息公嘗味趙滄江凍在官時雖植一株木亦爲報國之言故所至多所修葺尋因臺臣黜補褫爲典設司別提移刑曹佐郎俄陞正郎復爲宜寧縣監時郡守公尙無恙在星州公三爲邑宰皆取便近於家鄉竭力致養人以爲榮丁亥夏偶感疾至八月十三日卒于官以十月八日葬于本州加平村坐壬之原公業工詩三淵金公昌翕賞其風格沉蒼可繼湖蘇又善墨竹朴定齋泰輔嘗稱公曰書法不下於竹公之得名以此家素清寒不以生業經心菲衣惡食處之晏如雖在官亦如在

陶者先生集卷三十三
家時子弟或以爲言則曰如是足矣御下寬恕不喜
鞭扑有犯罪者亦不即治曰方怒用杖易致過濫俟
怒解亦未晚也莅官清慎常以忝先爲懼罷歸家眷
無以糊口至或鬻婢今之祿仕中人相對喜計仕日
官味而公則無一言及此清坐譚詩而已室李氏
中廟別子錦原君之後斗漢女節儉之德與公宜之
後公戊午壽八十八卒二男三女男長世聖次世瑩
女適崔孟孫尹德龜參奉柳恆明世瑩繼子挺寅系
以銘銘曰

三絕之稱蓋渺古來斯未足貴德勝于才厥德維何

人曰孝哉大人賦歸邱原白首小子趨庭三禫墨綬
廉白傳家此外無有岩巖禁廬屢接清芬宰木生悲
遙遙嶺雲公實不朽何待余文

參奉鄭公墓碣

公諱纘憲字伯度圃隱先生十一代孫也曾祖儁典
籤祖雲翰郡守考龜徵從仕郎妣靈山辛氏忠義衛
應宗之女辛夫人以親老無兄弟旣嫁而歸養公二
十而孤家事芴落上奉母及外祖父母一妹四弟皆
稚弱公旣躬稼以給菽水又拊育成就昏嫁不失其
時及外祖父母喪附身附棺一無悔焉季妹有心恙

藥物扶救積十數年鬚髮爲白公生長外家常有桑梓之思晚自黃驪還于龍仁兄弟同居朝夕湛樂時辛夫人猶無恙彩服和顏以娛其意遭喪又能自力致禮忠義公遺命公尸祀公以爲非族之祭於理不當上言于朝擇其宗人爲後田民盡歸之無所私焉庚辰除順陵參奉旋坐微旨編配未幾放還同時被罪者次第牽復公獨窮居守分以卒其身年六十八己亥二月十日卒其葬去圃翁墓幾百步配水原崔氏弘耆女一男一女男曰鎮女適士人尹光台繼配原州李勉女與公祔舉五女參判趙榮福進士李

泰基士人李永錫觀察使尹敬龍士人俞彥泰其婿也鎮男觀濟興濟謙濟健濟順濟尹壻子塗睦塾採女爲士人洪沃都事李礪臣妻趙壻子重晦正言重賚女李最中進士尹觀察子泰國師國餘皆幼公資稟醇實內寬外儼一見知爲有德長者素喜酒能以溫克樂善好義出於天性故舊有窮者解衣推食無難意仲弟纘祖有經行爲伯仲間知已常與宗人通議建齋室於圃翁墓下合族修禊歲一祭祧墓又時設花樹會云余嘗讀朱子書有爲汪尙書論處置外家事義理正當而後世鮮有得其意者公乃能斷然

行之無疑惟此一事足以風勵一世公家行固多可
書而餘皆可略也鎮乞銘銘曰
文秀之山慕賢之村生居死葬維鄭氏門皇皇爾祖
百代彌尊爾慎爾身以從九原

參奉宋公墓碣

宋公泓字浩而二十陞太學績文礪行有聲士友間
丙寅除 恭陵參奉己巳被劾去累舉不第壬申三
月九日卒年四十公家于高陽龍頭村歿而仍葬焉
去余家花田數里其孤夏瑞嘗從余遊一日請曰先
人九歲失母又十一歲而孤已能持禮如成人長而

孺慕不衰每諱日齊心致慤儉然若有見終身不純
采平居莊整自持與人和易無畦畛咸得其歡先人
死時不肖亦九歲矣稚昧無識所聞僅一二然得君
子一言猶足以不朽之乎余應曰吾自幼從里中長
老後知公為雅飭人且聞先輩如玄石諸公甚推重
之可不謂之善士歟且己巳之禍賢人君子或死或
流小者不免罷削公以一命之微而亦與焉斯不亦
善人之黨歟銘如是足矣宋出新羅大阿嶮舜恭至
高麗平章事仁封鎮川伯自是世為鎮川人近世有
執義鏐執義之孫耆佐郎是生諱聚奎配和順崔氏

附錄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宣教郎鎮海之女寔公考妣公娶完山李氏讓寧大
君之後通德郎雲望之女淑哲和婉隣黨稱其賢舉
二男三女夏瑞其長次殷瑞進士李鉉佐士人李迪
李師孟其婿也銘曰
是惟吾鄉之善士死於是葬於是

外舅僉正洪公墓碣

公諱禹賢字士希洪出自麗太師殷悅世有聞人史
不絕書本朝同成均諱敬孫觀察使諱春卿連以文
名世曾祖諱命元號海峰負公輔望官止京畿觀察
使祖諱處溪司宰監僉正 贈左承旨考諱受濟工

曹正郎妣恩津宋氏縣監之濂之女有五丈夫子公
其長也公幼而不喜弄寡言笑儼若成人長者期以
遠大外翁以事配海南公時未成童而往從之左右
扶將隨事代勞其事親務盡愉婉讀書作文亦必在
傍不欲別占便宜 肅宗壬戌進士西河李公敏叙
入銓於公爲戚屬惜其才欲官之公謝曰年少方從
公車業不願仕也李公面歎曰末世所未見也宋淑
人有痼疾公與諸弟侍湯衣不解帶五載如一日有
老太醫簡亢病家招之多不肯往獨感公誠孝雖不
速而至及丁憂口不近滋味雖盛暑不脫衰絰父喪

亦如之癸未除明陵參奉以親嫌免甲申復顯
陵例遷司饗院奉事寧陵直長陞司僕寺主簿金
相公宇杭爲其提舉公以姻嫌求褫或謂本寺非相
避衙門從前仍帶者亦有之公終不肯苟仍居久之
復宗簿寺主簿俄移刑曹佐郎參覈科獄出爲咸悅
縣監其爲治恥要譽而務實惠縣有漁戶不堪誅求
流散且盡公鳩材設廳貿自官出浦民安之屬歲饑
營辦賑資殫心濟活而亦不爲自銜之計旋因文牒
忤上官意罷歸後叙復司宰監主簿工曹正郎丁酉
授恩津縣監邑有一二土豪恣橫爲弊滋甚公痛加

剷除糶穀之數積有逋欠則反庫而悉徵之雇廳之
財徒擁虛簿則責馬而復立之又嚴禁養戶之習一
境翕然稱頌而謗言朋興百計中傷及夏考而果居
殿南人歎曰後豈有任怨作事者乎辛丑今上正
位儲宮公拜翊衛司司禦無何凶黨與妖婢逆宦內
外糾結變且不測公同在直諸臣被對以起敬起孝
廓清宮闈之說獻戒辭意懇到聲淚俱發退而歎曰
吾力不足以折奸萌護銅闈而徒廁迹於羣壬之
間竟何爲哉遂呈褫然每念宗國爲之流涕乙巳
除宗廟署令遷尙衣院僉正旋差惠局郎廳郎非

實職故例多兼綰而公獨曰何可不顧龍斷之嫌於
尚衣則解去丁未時事一變公又移疾辭褫已酉十
一月三十日卒壽七十六以明年二月葬于忠州德
靈山正郎公墓後負亥之原公器度沉澁舉止端重
凡百云爲不修邊幅一見顏色可知其爲恂恂長德
君子孝友出天雖耆艾之後語及考妣輒嗚咽不成
聲人以爲有終身之慕與諸弟湛樂無虛日雖在從
宦之時不一訪朝貴公退則惟兄弟相對怡怡如也
丁酉以後相繼淪喪公自傷曰老我獨生何爲終日
不言笑意欲塞悲間進杯酌而旣醉又哀泣不已居

官奉職只得依本分爲目下所當爲者不爲利害毀
譽所撓奪罷官歸僂患無食人或謂其迂則公曰吾
無世業而渾室不至寒餓者罔非 國恩豈可爲子
孫計失却家傳清白耶接人主於和厚而見其不是
則切不曲爲假借言議務於寬平而義理所在則亦
必一刀割斷嘗於召還尹拯之請爲疏首及見拯辛
酉擬書自恨曰不早知有此事耳少時好惡不明悔
之何及仲氏參判公常言吾兄言議之不苟如此公
再娶青松沈氏之游女竹西宗直之曾孫婦德婦功
咸備六親稱之安東權氏石洲鞞之孫 贈參判諤

其考也治家有法遇前配子女有恩兩淑人皆與公
祔同塋而左右男啓祚女適金俊熙及判書李緯者
沈出男啓祥進士女適尹勉者權出孫曰道海謙海
生員日海雲海外孫曰金遠祚縣監李濟遠府使尹
在任在莘在甲銘曰

凡人祿仕多爲貧制其於名行鮮克自礪骯髒不俗
見公暮歲郎官百里德鉅位細恥存違道民被實惠
吾秉吾直動與時戾無忝清白以遺後世行止以義
不失潦薺一刀截斷邪正之際有過痛改曾不吝滯
眞士大夫其孰能逮原其素行蓋本孝悌甥館薰德

情好相契銘以載美永世不替

牧使趙公墓碣

公諱泰興字士豪淳昌人於府使 贈參判諱元弼
爲曾孫副護軍諱聖者爲孫考曰爾鼎有文而早卒
母曰李氏觀察使天基女也公少學于吾外王考文
貞閔公兄弟之門舉進士爲 莊陵參奉時 端宗
新復位改治方中大臣薦公兼監董事事訖以勞徑
拜活人署別提歷刑戶曹佐郎出監般栗縣改正境
界民蒙實惠監司御史褒奏之特授黃州判官治最
一道尋以大臣言擢通政尋拜曹司衛將僉知中樞

府事出爲永川郡守郡有南北黨公欲平之爲其徒所嫉罷還復爲長城府使金堤郡守皆不赴未幾自安岳郡守改潭陽府使亦坐罷已授綾州牧使明年戊戌自罷還即授星州牧使其明年朝家有均田之命公已病罷官不能歸卒于州境享年六十六庚子四月二十四日也返葬高陽明年遷于楊州檜巖之原後以子恩贈公吏曹參判公爲人俊偉惡世之齷齪者爲治務持大體而切於愛民其調窮賑飢曲盡其方是以歲凶而民無菜色傍郡民爭來仰給或白欲逐之公言曰莫非王民吾不忍也遂爲具糧護

遣之民皆悅服然嚴於御史而痛繩諸鄉里武斷者以法雖得謗怨而不恤也明於聽斷請託不行有久獄當死者輒理其寃而原之以故前後屢典州縣間多劇郡難治然所至皆有聲績輒追思刻石以頌之篤於孝友其居家細行多過人者薄於自奉儉約自持被服飲食如寒士以終其身蓋世以良吏稱公而其內行之備如此者人或不能盡知然其見於外者如彼則其本乎內者可知也公娶豐山洪氏故縣監贈吏曹判書柱天女有二男彥臣參判翊臣以文學自守除監役不拜洪夫人壽七十七壬子卒祔于公

隋者先生集卷三十三
銘曰
公之材足以幹乎事其治足以利乎民行足以善于家儉足以守其身斯可見文貞餘教之不湮我銘昭之足以詔其後人

諮議朴公墓碣

尤菴文正先生既歿其門人多散處兩湖間日講磨道義在南方遜齋朴公光一其望也公平陽人大提學文肅公錫命始顯于本朝其後世襲勳封有彰信校尉而恭晦迹屏于南子孫遂爲光州人由校尉五世至寓軒諱尙玄公寓軒之子母高氏孕公夢黃花

滿庭寓軒素邃於易文正許以暮年知己公幼而受小學欣然聞孝悌之道未踰冠盡讀四子近思啓蒙太極諸書文正在蓬山棘中公年二十三以父命執贄以見先生喜其英達勉以久大公自是知居敬窮理爲聖門要訣孜孜用力有疑晦一皆就正見識多精到至其論饒氏說事理本末之失則先生亟賞之曰置水不漏先生承朝命校大全要公參訂已已先生謫耽羅候風蕭寺公偕士友送別因以浩然章問答卦變說質之輒印可及先生受禍楚山公同遂菴權公入訣先生顧權公曰卦變之義士元說最明

隋書先生集卷三十三
暢士元公字也公自後不赴舉杜門講學寓軒公嘗以木機造渾儀公用竹園廣其制寓軒公犂然而喜公既孤自奮曰吾不幸失父師不百倍其功何以爲人淡思實踐幾忘寢食湖之學者翕然趨之時遂菴在黃江公馳書辨論經旨遂菴每稱的當或黜其見從之辛巳除內侍教官以疾辭連除翊衛司侍直王子師傳不就卜居智異之文殊洞樂其山水往來嘯咏于其間丁酉拜侍講院諮議累疏辭文正被邪黨誣辱公於疏末痛辨之仍闡討復之義未及上褫授宗簿寺主簿亦辭褫辛壬禍作文正撤享道峰公盡

然曰民其夷乎丈巖鄭公澠南遷過村里公就見論學達曙良菴李公喜朝自朗州西遷良菴以世禍爲憂公無嗟勞語但曰平陂往復天也公之生 崇禎乙未卒於癸卯十二月壬申前一日手答知舊書神氣陽陽疾就家人扶而泣公爲之喻夜晝之理已而逝葬于本州淨光山室青川鄭氏縣監宅周女先公四年卒男重輝蚤死次重舉壻陳德維公明秀豈弟氣度安重與人和厚多恕見之可知爲君子恆居不蔽風雨處之適然寓軒公喜朋友講說客常滿座公竭力供給不使寓軒公知其艱父母疾皆斫指進血

隆菴先生集卷二十三
居喪盡禮歲修遠祖墓與諸宗講好其學本諸家庭
卒以大賢爲歸是以門路正而踐履篤人無賢父兄
良師友而能成德者鮮矣公嘗著羅疏辨誣晉湖間
答爲斯文辨是非又大書 崇禎日月于壁時誦出
師表澹菴疏以洩悲憤蓋文正篤信朱子公則篤信
文正故其闢異端明大義如此且其所爲經說間有
自得之旨要之不悖於朱門彼世之屋蠹自娛者獨
何心哉若公可謂不負是翁矣家藏命性道三才太
極圖說河圖生成數蠱卦先後甲說諸書劄記勉齋
五行說辨凡幾卷重舉來乞銘銘曰

於我師後紫陽惟春秋義日星噫邪說甚懷襄我有
受天不忘俛焉孳否乃亨朱雀影一柱亭遂翁語是
可銘

觀察使權公墓碣

觀察使權公恡以 肅廟戊戌六月九日卒于連山
之盤谷享年六十三鄉之人士無大小貴賤咸曰賢
大夫亡矣公字子誠司憲府執義諱讓之子也安東
之權自贊成諱近至習齋諱擘石洲諱鞞以文章世
其家石洲生縣監諱仇縣監生諱謨無后朝廷以石
洲公嘗死於詩禍 特命公爲嗣公生而聰穎自六

隋書先生集卷三十三
七歲已知嗜學及長文詞日進所與游多一時名勝
已未司馬壬申春塘臺庭試始補槐院例遷至博士
陞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持平掌令執義司諫院
司諫侍講院輔德兵曹佐郎正郎知製教外則慶
尚忠清二道都事務安縣監尚州牧使甲午擢承政
院承旨序陞左副尋出爲東萊府使還爲禮曹參議
又爲茂朱府使居一年移拜江原道觀察使公時已
棄官湖營罷狀適至不克赴公在臺省侃侃盡職嘗
極論上下奢侈之弊有曰後宮服用遠購燕市王子
願剝改創重興俱爲聖德之累己卯科獄三載不

決引漢帝駕幸洛陽獄事願速賜決遣上始斥以
妄率旋用其言壬辰庭試考官受點者還出其家闕
門不閉舉子攔入又有乘暗投券者公首論之李公
健命李公宜顯諸人繼而陳列考官李整竟抵罪吳
遂元等四人亦削科又論通信使趙泰億等辱國之
罪泰億等至日本關白以金玉船載渡而不辭其還
輜重亘數里云當國大臣旣築北漢而又將重以中
城公以爲於國計無益請亟寢之凡所進言皆叶公
議而觸忤者多性又鯁直不喜與人馳逐爲翕翕熱
是以再選瀛館而輒見枳於都堂多低回下邑立朝

三十年官不克大顯京司吏於官長類皆狃慢公所至嚴不敢仰視其在州縣尤束如濕薪而於民則慈良寬惠使輸其情務安時御史褒聞尚嶺之大州公才長剗煩處之裕如其所施設盛水不漏大率以興學爲先萊人稱公廉白爲近世所未有公幼女請一小鏡亦不許其他可知也公二兄一弟怵大司憲有高節愾判書懔亦判書並以才猷著公門自執義公以來皆有難進易退之操而論者謂公清苦可與大憲公伯仲云公凡三娶全州李氏 莊憲大王別子密城君瓌之後考曰生員尙膺綾城具氏通德郎碩

賓之女光山金氏士人以鉉之女李夫人端淑温惠六親稱其賢具夫人順以克慎助成公清德男禔文科女適縣監金趾慶皆李氏出禔取族子振爲後女之子曰漢泰禔方爲江華府畱守 贈公吏曹參判公始葬珍山己亥四月移卜本縣沙亭里負亥之原李夫人耐公爲人峻潔方正濟之以和易平居不設惰容性好書殆不釋手而於心經近思錄用力尤深且就氣質偏處痛加矯揉晚年德性益完好事親有深愛容色柔婉未嘗一失其意疾則致憂喪則致哀祭則致敬家法甚嚴子弟無得闌笑於前篤於親戚

仁於隣里於朋友絕不爲姑息愛自奉澹泊以節用
務本爲事一毫不以累人凡於是非邪正之分若一
刀割斷雖在田野其聞朝廷闕失憂憤悲吃往往廢
食見人不善必明言痛斥而能改則止鄉人得公一
言譽則榮之貶則羞之雖不識面者惟恐得罪於公
過其閭莫不肅然起敬公之公心直道雖不能行於
朝而能行於鄉者如此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緯以
故人穉子猥蒙眷愛終始四十年不以存沒榮瘁而
異其心嗚呼其敢忘諸詩曰豈弟君子德音不已斯
公之謂歟銘曰

矢則直兮冰則清以此狀公兮雖百世其如生盤谷
之閭兮沙亭之阡過者必式兮疇不曰大夫之賢

主簿徐公墓碣

緯少家城西與徐氏爲隣見公兄弟三人皆頎然長
者公最季每會坐諸子弟列侍其傍朝夕湛樂和氣
冲融視其家則屢空也公旣老益窮官卑祿薄處之
迨然夫人身執井臼亦不吝吝隣里賢之咸曰是有
七丈夫子天之報施其在是乎後果然公諱文澤字
潤章義禁府都事諱晉履之子達城尉諱景霄之孫
判書藥峰諱渚之曾孫妣慶州金氏其考副提學慶

餘外祖延平李忠定公貴也公 崇禎丁酉生 肅
廟丁卯進士己巳有安瓊者醜辱粟牛尤三先生公
爲疏首辨誣會尤菴胥後 命門下諸人懼其速禍
止之疏成而不得上甲戌爲太學執綱上章討首相
南九萬營護國賊之罪公議快之凡有士林大是非
公家輒與其間辛巳除 禧陵參奉尋換 慶基殿
遷廣興倉奉事平市署直長調六品復爲簿于倉丙
戌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公貌厚而氣和宅心制事一
以真實絕無忌忮忿憶之私雖橫逆之加笑而受之
平居杜門却埽不苟求無妄營見人窮餓怛然如傷

或推食以與幼喪怙恃事伯氏如嚴父得一味必忘
口而進之寓清州時去姊家幾一息月輒三四至其
友于如此夫人系南陽牧使洪公錫箕之孫進士一
字之女在家爲孝女於公爲賢助先五年卒與公同
窆於楊根大谷甲坐之原男曰宗集牧使曰宗翕縣
令曰宗燮吏曹參議曰宗業都事曰宗曄縣監曰宗
汲戶曹判書曰宗浹牧使宗集子命寬女爲吳瓊李
奎臣妻宗翕子命最命宰女適尹師淵宗燮子命元
命天宗業子命應命能女適李思元宗曄子命仁命
佺宗汲一子命顯任邁金肅行其壻宗浹子命直命

權公始以宗浹從勳 贈吏曹參議宗伋推恩加
贈判書公臨卒飭諸子以孝謹且曰吾生也甚窮惟
願汝曹砥礪名行使人知我有好子孫足矣參議兄
弟來乞銘銘曰

詩歌常棣史書春津昔聞其語今見我鄰氣醇色和
展也可親寬以處約仕則為貧環堵蕭然聊樂綦巾
維天報善不于其身其報維何子孫振振冠佩有焯
或朱其輪有言孔善勗哉後人我銘貞石庸眎無垠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四目錄

墓碣

郡守李公德邵墓碣

承旨鄭公東後墓碣

佐郎安公鍊石墓碣

牧使尹公世緯墓碣

牧使俞公命健墓碣

礪原君柱墓碣

奉事申公球墓碣

牧使俞公命岳墓碣



監役郭公熙績墓碣

僉正吳公胤周墓碣

佐郎宋公思翊墓碣

觀察使金公礪墓碣

執義趙公聖復墓碣

季舅正郎閔公鎮永墓碣

縣監李公顯應墓碣

佐郎洪公河瑞墓碣

察訪徐公文采墓碣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四

墓碣四

郡守李公墓碣

公諱德邵字汝高 恭靖大王別子德泉君厚生之後也曾祖諱惕然以孝友廉勤名官至承旨尤菴先生實銘其墓祖諱晉僉正考諱鳳齡通德郎妣昌原黃氏判官震考之女公 崇禎丁酉生力學工文壬戌中生員屢為太學齋任嘗率多士上章訟尤菴先生冤見重士林如此已卯除 光陵參奉越三年坐微事罷己丑復除 永禧殿參奉陞 靖陵奉事漢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四
城府參軍遷掌樂院主簿刑曹佐郎尋陞正郎于工
曹出爲德山縣監屬歲大侵殫心調饑民賴不死又
當溫泉行幸策應有方實惠及民適有御史因私
憾論罷之民皆惜去除翊衛司翊贊刑曹正郎爲陽
川縣令爲治詳密撫恤窮殘無一戶流亡方伯繡衣
連褒之乙巳遷旌善郡守翼年春邁疾猶治事不懈
念念不忘民五月二十五日卒壽七十公資性質直
處心不苟居家行誼甚備養生送死克盡其職報本
追遠老而彌篤屢舉不中屈意爲貧之仕而骯髒不
俗足迹一不及權門至於近名要譽之事心甚惡之

與親友交樂易多恕而言議忼慨有不是處則嚴辭
切責人皆敬憚又不惑左道家有拘忌災異之說處
之不撓也居官慎密簡嚴守法無私世稱京兆秋部
爲郎吏近世無能及者三典縣邑家無長物常曰清
白我家青氈不敢失也自陽川遞歸吏民攔道涕送
立石以思之云室竹山安氏汝漢之女年四十四壬
午歿始葬果川移於坡州金谷丁向之原至是穿其
墓而合祔焉一男一女男鳴勛女適士人朴弼啓曰
鳴謙鳴遜側出也鳴勛男光實朴壻女爲具省身妻
綽有四世連隣之好夙服公行誼今於墓文義不敢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四
辭銘曰

噫循良吏世或多有質直守義誰與公偶矧伊清白
世世攸守我銘在茲永久不朽

承旨鄭公墓碣

公諱東後字厚卿鄭出東萊文景公欽之貞節公甲
孫在國初有名其後簪纓不絕曾祖燉始落南子
孫仍家于咸平祖再興考汝倬三世不顯妣奇氏勿
齋進之後其考秀栢公生而聰穎日誦數百言出語
驚人稱爲奇童癸亥生員癸未用太學薦授 思陵
參奉序遷軍資監奉事乙酉文科壯元成均館典籍

刑曹佐郎夜對時以兼史讀書稱旨 天語嘉勉轉
兵曹出爲咸鏡都事還直講旋補鏡城判官爲治廉
明以興學造士爲先秩且滿以司憲府掌令 召復
出爲江原慶尙都事蔚山府使其掌試也秉心至公
嶺人至今稱之間爲司藝司成司諫院正言軍資奉
常司僕諸正爲掌令者屢申嚴禁制干囑不行 景
宗聽政首陳敬德進學之要己亥拜濟州牧使階通
政島大饑悉心賑賑民以不死今 上即位公方罷
官家居疏論權凶黨惡之罪被削黜乙巳收叙刑曹
參議承政院同副承旨求外得襄陽還爲工曹參議

陶庵先生集卷三十四
公以所居有二松自生巖石間自號松崖嘗得漢掣
枯桐爲琴興至輒撫弄自遣雖處朝市而甯然有邱
壑之想不出戶庭幾十年乙卯三月二十四日卒壽
七十七葬于安山月入坡村夫人濟州梁氏之沆之
女二男陽元進士陽淑蚤夭四女歸士人金宅賢李
彥星洪濟和徐命最陽元繼子曰馨國公臨歿遺戒
子孫以處世行己之方有詩文幾卷瀛洲錄藏于家
公早有意學問與朴遜齋光一安處士汝諧游探索
性理羣書用力刻苦見識精透雖從事科宦而非其
志也少時候尹拯一見而疑其心已而拯倍其師遂

成大是非南土人士始眩於所向賴公辨晰甚明趨
正者衆嘗以承旨入對盛陳假貸凶逆之失出入經
史言確而正朝廷又以蕩平爲名籠罩一世公憂懣
作諷喻以見志其明於淑慝之分如此爲文沉鬱有
氣力屢見賞於詞苑鉅公金三淵昌翁嘗與遊東岳
有唱酬詩謂公勍敵云公以孤童奮身南陬自致清
顯介而不乖於衆和不諧於俗寧靜澹泊以終其
身雖處世混濁而卒不受其汙可謂賢矣然公當自
以不能成就學問爲恨至老猶然世蓋視公以文士
而不知其志尚之若是也公在時許余以忘年嘗謂

余曰我死子必銘我嗚呼其敢忘諸銘曰

吁嗟鄭老志古身今于朝于市可以陸沉斯爲大隱
豈必雲林石上之松無譜之琴有來千載誰識其心

佐郎安公墓碣

余少聞嶺人於沙溪金文元先生從享之請也有爲
通文詆斥先生目之以鄉黨間好父老搢紳家佳子
弟者時安進士鍊石方主嶺中論議世疑以出於其
手被儒罰十數年至乙酉始解而赴舉余在史館欲
更罰之而不果遂擢其年文科其後往往因人聞其
居官處事少譽而多毀余以素不悅之心輒信其說

蓋認爲難與言者矣今辱從其諸子遊又因其請而
作公樹墓之辭嗚呼天下事誠有不可知者矣按其
狀公字補天順興人文成公裕之後貞愍公塘已卯
名相其兄璉出爲人後辛巳禍後流落嶺表子孫仍
世居安東其後兩世皆文科都事曾祖景淹祖樞皆
不仕考重鉉 貞陵參奉公孝於事親篤於奉先於
族黨務嫻睦於朋友重意氣且善爲文下筆數千言
少舉生員進士其及第則甲科第二例補直長而成
均館典籍直講刑曹佐郎延日結城縣監梁山郡守
其內外踐歷也乙巳公以兼春秋入講筵因文義請

悉陳民隱 上許之公曰在昔新羅時十萬之兵不
時徵發於都城之內今日國家民數非不多而徒擁
虛簿閒丁隱匿於各處至有白骨隣族之弊此由於
守令不得其人因奏祛弊救民之策凡數百言 上
嘉納之特問爾家何在居數日復 召對筵臣有語
及趙德隣疏事者公曰嶺南之有德隣固為不幸然
豈可以一德隣之故謂皆黨於姦凶而不純於大義
耶承旨以出位請推考 上不許曰以嶺人而欲為
分疏可見本情蓋異數也公嘗家食十數年不求仕
進名其堂曰保晚仍自誦曰所貴乎晚者講天下之

義理熟閱天下之事變多始之不悟而卒悟於晚能
得其性情之正者乃所以保晚噫公之平生志尚此
其大致也是以當壬寅一鏡尚儉輩危逼 東宮也
慨然有保護之論已而儉誅而 東宮安疏果不上
然羣小甚疾之後以梁山事為御史朴文秀所構陷
編配晉州旋量移禮安以庚戌十一月二十九日疾
卒于謫舍享年六十九公文章才略雖不見用於世
而世人蓋莫不知之然在公為餘事晚年樹立甚偉
類非常人所可企及藉令公真有誣詆先正之事不
害為朱子所謂先病後瘳者况其無是也哉蓋公母

陶庵先生集卷三十四
夫人張氏嘗戒公曰吾祖旅軒先生嘗與金沙溪爲道義交汝慎勿與浮薄輩侵辱先賢以得罪吾祖也以此觀之向所謂通文可知其非出公手而其餘浮謗俱不足信也竊謂公之所樹立即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而關係世道大矣有不可不泝源而極論之者嗚呼吾東素以禮義之邦有小中華之稱而八路之中嶺南文獻爲最文廟從祀之賢居其四焉其亦盛矣不幸論議分潰士趨乖盪先輩有云自嶺人誣辱栗牛兩先正之後南土絕不產人才此有識之言也夫此論之於嶺人有同世業父傳子受殆百有餘年

攜染膠滯牢不可破然而章疏書牘之交相論辨者今無餘蘊苟有豪傑者作取以觀之以究其是非則年代累嬗恩怨俱冷一段公心自然流出或有犁然而會於心恍然而覺其非者矣况庚申構堅之不軌已已間希載杭之謀廢國母甲戌後弘渤之陰呪東宮皆惡逆之大者而此俱非乃祖先之所及知者使其生而見此則又安知不羞與同歸而圖所以自靖乎然則似此義理大頭腦處不可以向來斯文是非諉以世守而自陷於黨逆之科者明矣至如壬寅士禍戊申逆變實源於庚申己巳甲戌之事一邊則

附錄先生集卷三十四
以爲枿堅載渤之徒必可嚴討而不可赦一邊則以爲不必窮治而故欲緩之此朝論之所由分而忠逆判焉栗牛沙尤固士類之始共尊仰者也而自有老少以來歧而爲二彼嶺人之曾所誣辱諸先正者勢不得不與少而合且其所以緩於討枿堅載渤之論者意欲示德徼惠於一番人則勢不得不與南而合此南少所以同構壬寅之禍而同犯戊申之逆者也蓋自己巳甲戌以後排布狙伏謀爲士禍而旣不得售其計則建儲一事遂爲其機括矣夫建儲之日慈聖下教光明惻怛八方傳誦爲我國臣子者豈敢

有異議於其間而惟一種懟先朝而仇善類者不顧宗社思快私忿以至虎龍急書誣逼春宮而極矣噫嶺以南山川雄渾風土深厚人生性稟亦與之同有所執守確然不回以此習俗一歸於善則比屋之美其或庶幾而惜乎擇術之失於矢函也噫百餘年前嶺之仕於朝者多爲大官今則得第後大都浮沉下僚而一作罷散終身不復朝廷言議事實何由知之不過得之道路傳聞耳彼凶徒之失志者多往來南土煽動浮言欲爲熒惑人心張大其氣勢則驟而聽之安得不爲詿誤也哉余嘗聞朴學士春普

陶庵先生集卷三十四
之言當壬寅獄時過公第則羅承旨學川亦在座公以一紙抄獄事之出朝紙者示之曰此分明是誣獄其意不但在魚肉老論而止南少自此將盡爲逆矣嗚呼能的見於七八年之前不啻若燭照龜卜苟非識微之明何以及此且公本以多智聞於世使不早自拔於窠臼則熊輔希亮之徒安知不接跡於其門乎當是時也嶺中人心土崩波頽不有公扶仗大義則幾昧於逆順之辨矣然則安東一邦之人亦可謂與蒙其惠彼不自知其爲幸而反詆詆之者何哉蓋公平時每奮然謂己巳之事罪關名義弘渤之謀惡

盈天地士大夫豈可以黨目而庇護之乎嘗與己巳人之落南者論此事曰使我爲臺諫而當半日庭請之時則雖親厚如公者安得免袖中之彈乎其人憮然而去平日知舊之與弘渤親者皆絕之蓋自布衣時已然矣於義理原頭既見得分明則畢竟樹立之如彼也宜哉余屏退多年迹遠朝端不得與公一見蓋聞公眉睫間勃勃有氣盱衡抵掌言論風生苟其自反而縮則舉一世非之而不少沮其力量固已過人而視世之齷齪卑下者直欲唾其面其不肯苟合於世可知也若公梁山時事余欲得其實從容問於

其時按使俞相公拓基則以爲公之便道赴梁也過
營言此邑弊蠱既甚不亟釐正無可爲者願公勿拘
以文法使得以展其肢體也蓋梁之士俗鹵悍爭鄉
任者夜戕功曹於官廨又二歲五易守非此人無以
剪去頑梗也遂許之以便宜從事之官月餘公牒少
虛日而田兵諸政無不刷刮而剔抉之信心擊斷不
少畏憚大則流配小亦嚴訊幾數十餘人然謗亦從
而溢耳蓋以貪虐爲言徐而察之則未見有科外橫
斂而但不爲响沫之小惠任怨奉公鋤強束猾無少
饒貸此其所以受謗之甚者也余惜其屈於小邑欲

進以試諸劇地而未及也俞公非苟譽人者其言可
信彼羣小之因謗附會必欲甘心於公者至此而益
明矣余旣爲公表見其大節又白其冤枉則細者可
略系之以銘曰

志不合汙明能燭微如公自拔在古亦稀惟義是視
宜無悔怨落拓困厄爲善何勸蓋其扶樹君臣大倫
勿妄詆公爲賊邊人

牧使尹公墓碣

海平之尹自梧陰文靖公以來蔚爲大家梧陰諱斗
壽其曾孫曰戶曹判書諱塔判書二子世紀世綏相

隋書先生集卷三十四
繼貴顯大率以器量重一時公其第四子端雅謙慎
又稱爲佳子弟而宜達而室識者恨之諱世緯字文
甫年十二隨判書公於海藩從傍見簿牒輒退而作
判往往與判書公意合老吏驚服 肅宗丁卯司馬
已巳士禍判書公卒於康津謫中方疾革公出指血
進之又齋沐禱天乞以身代時諸兄弟無在者手執
殮殓倉卒皆中禮人以爲難丁丑泮儒抗章討相臣
南九萬營護國賊之罪 上怒甚罰其首鬻舍一空
公爲齋任乞與同罪 上屢遣近侍宗伯勸諭而不
肯入奏十上言益切直 上不得已解罰太學士李

公奮歎曰太學乃有強項令耶翼年筮仕典設司別
檢典牲署主簿掌隸院司評司議戶工二曹正郎翊
衛司翊衛司僕寺僉正間爲宣惠郎外則瑞興縣監
林川郡守延安府使坡州牧使自叔兄擢第不復應
舉曰盛滿可懼也居官慈恕見杖而血者則惻然曰
古人蒲鞭可法也或曰吏頑不可不威制公笑曰吏
與民皆吾民豈有愛憎惟隨其罪罪之而已所至以
祛弊恤窮爲務去後民立碑思之其在延安有累十
年疑獄公心傷其冤卽決遣之久旱而雨丙申丁大
夫人憂未葬不勝喪以卒時三月三日也年五十四

葬於長湍魚龍浦辛坐之原妣務安朴氏通德郎暉
吉之女公配全州李氏考曰楊州牧使元龜一男一
女男濶進士郡守壻進士李在公善事大夫人先意
承顏大夫人或不豫則侍立蹶躅若無所容色和而
後退非公事未嘗離側有時在外心動則曰吾母得
無有不安節乎問之果然仲氏患疽幾危晝夜扶護
頭髮爲白推而及於親黨無貴賤少長恩意周洽疾
病喪禍必盡力而救之喪餘則先一旬致齊祭日不
接賓客常戒家人曰近世人家祭先非過侈則過儉
均之爲失也取家禮及擊蒙要訣參酌爲一家祭式

蓋公晚年用力多在禮家云於書最嗜心經未嘗釋
手又長於典故語纚纚可聽杜門溪居迹不及權貴
之家被服寒素絕不喜粉華及喪子弟不敢以一文
綺附身公嘗曰士大夫不墜法家規範則孝矣公可
謂不負其言者矣嗚呼其可尙也已銘曰

溫溫恭人我聞周詩公有厥德孝友之基入則洞屬
出則怡怡以是臨民民曰杜慈維此禮書公實好之
凡厥世祿鮮克由茲薑桂之義豈公罔知乃死於孝
我爲公悲嗟爾後昆徵此銘辭

牧使俞公墓碣

宋儒榮蔭襲而賤科名漢時公卿多由循良進東俗則反是然往往出於常格之外者猶可數也俞公命健在蔭仕中蔚然有公輔望遭時不幸不克究厥施識者恨之公字仲強杞溪人有新羅阿娘三宰者始見于譜入國朝景安公諱汝霖肅敏公諱絳仍父子判書其曾孫諱省曾江原觀察使生諱徹司憲府大司憲尤菴先生銘其墓公其仲子也母夫人清州韓氏奉事旬女公生而岐嶷弱不好弄大憲公常撫愛之曰吾家宰相兒也甫學方名已就外侍寢大憲公出入能扶持間所食飲而敬進之八歲大憲公捐館

纔免喪而韓夫人繼逝拜跪哭泣哀動傍人已已茲黨請黜栗牛兩先生從祀公與同志上章辨誣至聖后遜位尤菴受後 命公義不赴舉甲戌改紀復就公車中壬午生員是冬除典設司別檢仕滿陞司宰監主簿丙戌以司憲府監察出爲陽城縣監陽畿內小縣又蕩敗公不生厭避意一以當官盡職爲心百弊盡祛未久成一完邑瓜遞民立碑思之又相與語曰脫有兵革而俞侯蒙難者吾等當拚死奔救云會朝家 命道臣薦進管下於是寒圃李公健命諸人齊舉公庚寅北谷示警公又登於別剡辛卯由宗

簿寺主簿出而通判海州自詳定以後受弊滋甚公痛加爬櫛弛張得宜民賴以蘇俗又健訟而剖決如流案無停牘人稱之以爲百年來無此賢太守癸巳移韓山郡守尋以微嫌卽辭遞卜居于扶餘之隱山構溪亭扁之以覺今擬爲休官終老計俄因事還京拜江華府經歷辭不赴歷司僕寺判官乙未爲安岳郡守公一以治海者治之民皆悅服郡兼營將戎政克舉器械一新且於十八坊坊置社倉爲安民永久利繡衣以治最一道聞戊戌陞潭陽府使公不以家累自隨廉明有威豪猾戢息人目之爲廉虎庚子量

田之役經界得正民無怨者旋陞羅州牧使州號煩劇而沛然若無事寬嚴相濟治化大行逮壬寅士禍之作公棄官不歸京師寓居藍浦之藍田村杜門却掃書史自娛甲辰九月偶感疾以其月二十一日卒年僅周甲返葬于楊州龜沼谷前配金淑人墓右後移卜陽智古東三隱里坐癸之原兩淑人同祔焉金淑人參判谷雲諱壽增之女生一女爲參奉李晉聖妻安淑人土人後宣女有二男最基文科大司諫直基進士縣令最基一男幼三女婿金漢泰李春彬進士洪在漢直基四男彥鏞彥鏞彥鏞彥鏞李瑑子揆

隆慶先生集卷三十四
文縣監女適黃處厚公風儀俊偉資性貞介平居不
事矜持而無怠慢之容恬於財利謹於辭受內行甚
篤伯兄夫婦早世公攝主祀克致誠禮撫養孤姪以
至成立及其娶婦一以宗事還之其喪難艱棘之際
善處家事多有人所不及者兄弟叔姪同居一室餘
二十年而庭無間言大憲公之喪取遺衣一領寢處
其中以卒三年終身孺慕不衰於奉先之節無所不
用其誠遠近邱墓遍行省拜隨加封築無表刻則爲
之經紀立石又採撫闕遺以成祀溪世譜重修宗禋
四時講信以叙敦睦之義推而至於朋交官守之際

各當其理與人不爾汝未嘗持被卜夜而情好無甘
壞善善多於惡惡橫逆不咎人而好反已雖處談諧
之場而辭氣簡穆或值滾急之頃而容止整暇治民
以不擾爲本寬樂雍容而濟之以剛明周詳縝密而
不失於刻核務爲遠圖不事小惠議獄必盡心而當
檢屍則親自手按曰人命所關不可不謹也迹公事
行蓋古所稱廊廟之具者而局於常塗利澤所及止
於州郡嗚呼豈非命耶公雖浮沉祿仕而常儵然有
塵外趣觀於晚節可知風流篤厚志尚儒素不失故
家詩禮之傳足以貽後昆於無窮其可敬也已銘曰

觀人有術維德爲大身不離俗中實耿介寬粟溫理
卽見于外發爲政事仁澤旁沛通才偉器時望攸載
埋彼山邱賢嗟之會世氣衰薄風韻莫遠我銘其行
庸敕稚昧

礪原君墓碣

穆陵之後支繁派遠往往多賢公子近世以簡靜稱
者有曰礪原礪原 肅廟戊午年十五初授守越八
歲陞明善特授都正丙子又進封君先是瀛昌君上
疏言臣沈弟瀛萊君溲死而無子乞以臣第幾子柱
爲後 上許之柱公名也旣而以瀛萊君死於孝特

旌其門瀛昌瀛萊海安君諱億之子而海安之考諱
珪順和君本生親曰仁城君孝愍公珙兩 王子同
出 穆陵瀛昌夫人礪山宋氏司直孺敬之女卒時
公甫六歲已能哀擗如成人瀛昌之喪又守墓以終
三年朝廷嘗極擇行人公以宗英膺選遂超承憲階
爲正使將行錫賚優蕃 肅廟上賓承命書 梓宮
上字授崇憲尋加嘉德綏德復使燕命太醫與行今
上乙巳用 御筆刊役旬管之勞加顯祿 上嘗於
元日引諸宗於內苑錫公以皮別職則廚院副提調
都摠府副摠管都摠管己酉又差上价公不赴曰吾

陶庵先生集卷三十四
老且病可以休矣未幾患風痺謝朝請以辛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六十八 上驚悼特賜柩材明年二月葬於楊州先壠負癸之原公字履卿天資整肅濟之以溫醇自奉如寒士食不重肉衣不華采所居無廳事人或病其大隘則曰斯已足矣性不喜花石及病季氏礪城公爲列置于庭而亦不入於心口不道朝政得失間言人壽夭窮達輒多驗杜門却掃家無宿客嚴束僕隸無敢驕橫爲宗府有司十年奉職恪勤工於草隸素喜離騷出師表遍書屏障常目在之可以見公雅尚也夫人礪山宋氏縣監光浚之

女貞靜得婦道年三十八己卯卒舉一男二女男益炳早死婿士人趙榮先參奉南得寬繼配驪興閔氏考曰佐郎周翰後公一年卒慈孝恭恕六親稱之一男益然益炳無子取益然之子如圭爲嗣益然謁余以樹墓之文涕泣言曰此吾父顧言也余感其意不能辭銘曰
位不能使驕富不能使侈吁嗟乎公子

奉事申公墓碣

嗚呼尤菴文正先生嘗作巡邊使申公碣之銘首揭其兄監役礪疏辨粟谷之誣遇賊墜崖之蹟而稱之

曰蓋自壯節公世有名人至公兄弟而尤盛一門忠孝可謂卓卓矣公監役公之玄孫也祖諱堦考諱汝達不仕俱以孝友業其家公諱球字君美侗儻有氣節自幼讀小學以是爲行已法度已巳凶黨黜粟牛兩先生于聖廡公同李炳等抗章力爭及聖母遜位公廢舉自靖甲戌更化兩先生復享公復就公車農巖金公昌協晚年欲卜築漢湖公自石室書院同諸生買田請住以爲學子肄業之所農巖語其子曰申某峭直人也汝輩慎之母忽蓋公見人不是處必面斥之少無寬假故人皆畏憚之丙申春尹宣舉文

集始行于世敢以康王杜舉之說誣及孝廟欲使人莫敢議其江都失身心跡敗露舉世駭憤而無一人敢言者公奮然上疏論之義理明白肅宗納其言追削其人職其徒齊起詬辱目以士禍夢窩金相國昌集白毀其文集自是是非稍定而公之仇怨殆溢世壬寅凶黨得志復宣舉父子官爵且復已毀之板於是公竄巨濟公志氣強厲操守益嚴同謫者亦起敬曰名下無虛士今上乙巳始放還卽除英陵參奉陞禧陵奉事亡何復爲凶黨所論解官下鄉家素貧寒疏糲不繼而處之適然一毫不以干人

公生于丙午八月二日卒於甲寅三月十五日以九月葬于楊州白羊洞與向之原公凡三娶吳崔權俱無子以兄子徵夏爲後女適士人閔鎮夏進士李重郁吳出也徵夏子昶公宅心制事白直無邪不與人私語趨人之急如救水火宗中大小事必身自擔當以先祖文僖公絕嗣親往平山取宗人之可者以爲後文僖公所居養拙堂巋然不圯於三百年之後者亦公之力在親側無惰容五十年如一日尤謹於祭祀祖父母祠廟在莽蒼地而有祀輒參老年疾甚不能將事則惟跪伏香卓前涕泣而已揚善遏惡出於

天性鄉中人士有忠孝之蹟必思所以褒顯之謫廬主人兒有諍詈母者輒數其罪而痛杖之其父固乞寬恕而不得嘗在鄉里依粟谷增損鄉約法而行之於善惡之籍尤致嚴焉家內斬斬如治朝巫覡之屬不近於門公之可見之行固多人所難及者而末年樹立卓然其細可略也公於諸儒先中最尊尙尤翁其言曰道東以來朱子之學自退栗而始著至尤菴而大闡其在謫時操文以祭于書院豈非以志氣相感而然耶銘曰

申氏之門一何多賢忠孝氣節乃其世傳奮義關邪

陽春先生集卷三十四
公實趾美前扶粟翁後斥尹氏勢張力微視古爲難
誣 聖護已莫掩肺肝 寧陵遺澤疇非在位鷹鷂
之逐乃見一士羣公色慙士林氣倍投之南荒九死
靡悔俗曹何知請質尤老我銘厥美大者可考

牧使俞公墓碣

俞公君四試吏未十載三遷爲大州厥績茂著益勤
不懈余嘗聽於衆曰君四良牧也或曰子不覩君四
盛年乎君四與詩社數子頡頏作漢魏語又徒步躡
毗盧絕頂以觀滄海超然若有遺世之志先進諸公
序其詩推許甚盛當時豈自意棲棲朱墨間耶余曰

是非知君四者也使君四老於詩不過朱子所云身
後寂寥篇章耳雖直似古人何益於時士苟志於愛
物一命猶有所濟况州牧之大乎漢時公卿多由循
良進其或由州而進乎朝也未幾君四以疾卒于清
州官衙年五十二時 肅廟戊戌四月一日也知不
知咸悼惜之君四諱命岳大司憲諱檄之季子觀察
使諱省曾之孫歷兩世以上肅敏公絳景安公汝霖
皆判書杞溪之俞自是大顯妣清州韓氏奉事旬之
女公幼失怙恃克奮發自立從金三淵昌翕學已巳
士禍爲尤菴先生同諸生伏闕訟寃仍廢舉乙酉始

中司馬丁亥除義禁府都事陞長興庫主簿轉太僕
爲戶曹佐郎正郎公才識通敏官長有疑輒咨之曹
箚財穀易招賦別庫爲甚洗手奉公一不自私辛卯
出爲開寧縣監行老人宴滌逋糶賑窮民移判大丘
府府素煩劇沛然若無事豪戶帖息吏不敢行野晨
夕洞開公門民赴愬如家薄稅斂平斗斛宿儲充牣
而閭里無怨咨尤斬斬守法訟至卽日決遣善通變
不苟一時利嘗伐石爲冰屋省民鉅費費皆官出不
令民知也方伯上治行第一陞順興府使勸邑子弟
學公餘出遊小白諸山賞梅哦詩先是 上命揀州

牧材廟堂諸公多舉公乃授公清州僂道之官數月
威惠大行其卒也人士哭之哀送靺出境者殆百數
大丘民千里致賻坊凡三十有三各樹石以思公始
葬楊州先兆庚戌改卜鐵原芝蕙洞坐酉之原夫人
龍仁李氏其考正言斗岳相國李忠貞公尙眞之外
孫也男拓基女適士人尹得謙拓基四男四女男彥
欽彥鉉女爲士人洪益彬洪欽輔妻餘幼尹婿一女
歸洪維漢公篤於內行終身孺慕不衰事伯母如母
恤窮姊撫孤姪以至疎戚咸有恩意遠方儒有遊太
學而死不識面襚而哀之於人薄責過恕不揚其過

惡至見鄙吝儉巧者則去之若浼平居無玩好不事
生產爲官廉白自持亦不喜皎皎名與朋友語脫落
皮毛真意淋漓往往劇飲以洩其壹鬱或出其少所
爲詩讀之嗟唏不已公器宏貌偉識慮周遠又確而
有守是以雖浮沉下位而蔚然有公輔望卒不能大
施其命也夫公在時拓基已由翰苑上玉堂丙午莅
嶺藩 贈公吏曹參判後加 贈判書今爲黃海道
觀察使銘曰

見公少壯者謂若躡蹤乎曹劉見公晚暮者謂將方
駕乎龔黃勿謂今我非故我惟意氣崢嶸鬱肆兮不
亡嘻譬豫章之木中途摧殘而其挺出枝柯猶足以
薦明堂而爲棟樑公乎公乎吾何傷

監役郭公墓碣

景宗癸卯羣凶得志禍延斯文尤菴老先生撤去道
峰俎豆之享虐焰所及人人惴恐章甫若而人思所
以籲天訟冤而疏首難其人咸請進士郭鎮緯鎮緯
以親在辭其翁熙績素忼慨好士論謂之曰此時此
疏猶可見 祖宗培養之士氣汝未可往則老夫請
自當鎮緯遂率諸生叫闈疏入卽竄金甲之島臨別
無幾微見色士林壯之公初諱弼績後改今名字季

和清州人自新羅侍中祥始見于譜歷麗代圭組赫
寫入本朝多聞人曾祖諱希泰文科同知中樞府事
祖諱之欽司憲府執義考諱昌徵敦寧府都正妣咸
平李氏都正楚老女九畹春元之孫以顯宗己酉
正月十日生公今上元年乙巳除繕工監假監役
是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公於兄弟中最少父母愛甚
而絕無驕惰之容父病引刀裂指人稱其孝奉母夫
人朝夕婉愉未嘗違側及丁憂公年益衰而執禮愈
固公持論嚴正其仲萬績嘗謂公曰吾欲行某事而
畏汝口直而止者數矣其入臺也疏陳尹宣舉毀板

追削之爲寃時公適往先墓下歸始聞之歎咄不已
與其仲語痛論宣舉心迹敗露不可復加先正之稱
且丙申先朝處分宜不敢比擬於己已戕賢之舉
也仲惕然曰使汝在者吾豈有此疏耶雖悔而不可
及矣公之隨事磋切而不失怡怡之樂如此公叔父
景寒公諱始徵尤門高弟嘗在華陽洞時奉和老先
生風雪吟先生黜享之後公不勝慨惋更和其韻而
作小序以識之余性拙寡交游公有時過訪語輒移
晷聽其言忠憤激烈於今世俗人中未易得聞者宜
其義方之教益著於危禍之際也公配恭人慶州李

陶者先生集卷二十四
氏通德郎寅斌女祖曰吏曹判書慶徽外祖左議政
文忠公閔鼎重及歸公奉舅姑孝處姊妹和御婢僕
莊而有恩公家甚貧恭人躬自拮据使夫子忘其貧
親黨服其德先公十四年辛卯卒年四十三初葬金
川及公喪卜大興陶谷恭人從而遷焉舉五男鎮緯
其長縣監次鎮綱鎮經鎮純鎮緒女壻奉事鄭錫台
士人金燁側出曰鎮紹銘曰
言議正直不以貧賤而少挫其志若公者其可謂君
子類耶

僉正吳公墓碣

有位下僚而性骯髒不與世諧於仕宦絕無苟且顧
戀之意者曰吳公胤周胤之公海州人知樞肅憲公
諱翻之孫縣監諱斗成之子縣監與陽谷忠貞公爲
同堂之親外祖曰都正咸平李楚老公生而英秀文
藝夙成出遊場屋輒屈曹偶甲午將赴監試科目大
雨公曰必知其生病而可冒赴乎從祖兄海昌公歎
曰胤之老儒且長於詩而不屑於應舉其志操可尙
也公但赴生員試遂捷會圍丙申除 莊陵參奉序
遷典設司別檢移義禁府都事陞義盈庫主簿轉典
牲署出爲石城縣監尋以方伯親嫌褫辛丑今 上

新冊世弟凶徒逆宦締結危逼公不勝憂憤同李志達等諸散官上疏力請究覈不報乙巳更化首除奉化縣監縣近太白山爲邑者多伐棺材貽害於民公不身自犯禁禁人甚嚴決訟不循上官意見忤罷歸戊申由翊衛司衛率除永同縣監畱心詰戎器械一新褒聞錫馬嶺儒鄭構於公爲疏戚以事獲罪於方伯趙顯命追捕之構窮蹙投公嶺營人偵伺於路上得之束縛甚急公肩輿而出叱縣人解其縛而奪之顯命恚甚屢督過不已公回牒曰其人果在衙中矣旣非大罪且是他道恟於方伯之威以親戚執送親

戚豈人情之所可忍耶卽日棄官歸顯命果馳狀請罪公對吏旋釋癸丑補冰庫別提移工曹佐郎轉宗親府典簿出守麻田郡居無何又忤道臣投紱歸復爲衛率遷尚衣院別提陞司饗院僉正癸亥八月二十日卒去其生庚戌七十四用其年十月葬于陽城康基里先兆公凡再娶安東金氏監司世翊之女延安金氏聖鳴之女女適統制使李義豐佐郎宋載恆士人李日曾前配出男瓌及女爲金所李華燮妻者繼配出公篤於內行事親怡顏順志愛敬備至尤致誠於奉先之節雖癘疾方熾一不廢祀宗家頗遠而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四
必往助祭不避寒暑邱墓誌碣之役靡不畢舉嘗爲
王考請諡將鬻田營辦而不及就至死猶眷眷不已
平居冲澹自持座無雜賓於交朋重信義俱得其歡
論議峻正不撓奪於禍福之際恬於進取棄官如脫
屣家素貧時不免飢寒而處之適然也公頻過余從
容言我實慕公之淡者我死公必銘我今瓌果來請
余不敢以病辭銘曰
樂易中有峻厲之氣斯其爲守之確者歟我最其美
列于陰墟

佐郎宋公墓碣

余嘗曬史之太白宋公思翊雲舉時攝堂后作序以
將之其文閎博可喜後又訪于城東書史蕭然與劇
談古今窮日乃歸公素介潔罕出入惟間從余遊相
與蓋淡篤公歿後九年其兄掌憲思胤氏謂余曰知
吾弟莫若子願徵一言以賁泉隧余義不敢辭據其
狀鎮川之宋發源甚遠羅阿煊舜恭麗平章仁見于
譜本朝吏曹參判愚最顯其後進士沃始居全州子
孫遂家焉世業文祖諱時雨考諱華皆司馬妣義城
金氏地西女其外翁持平金鼎一公聰穎絕異能言
便識字間有驚人語豪放不羈進士公教之嚴十歲

附錄先生集卷三十四
通經史及長淹穿諸家長於難書又喜讀兵法遊京
師才名藉甚貴遊子弟願交輒不肯已卯中生員進
士試生員居二其冬掌憲公又擢第時兩親無恙人
榮之壬午庭對得第五名分隸成均館歷學諭學正
政府辟司錄以直其屈尋還博士陞典籍遷禮曹佐
郎未幾丁內艱公在前喪過毀幾殊至是執禮逾謹
疾復作服才闋以己丑十二月十二日不起年三十
八公嘗作夢游岳樓賦人謂非塵世語病中又口占
鼠蟲任所使之句絕筆也有一斷金友手書告訣解
佩刀遺之復囑家人曰我死澡浴必精其定力如此

配南原尹氏文孝公孝孫之後有女士譽後公三年
卒無子以從兄子德駿嗣公性至孝其侍進士公疾
左右藥餌務適其意進士公喜曰以汝疎闊而乃能
是耶在母側常作嬰兒戲黽勉從宦而不忍離離不
逾時歸又敬兄每事必稟曰家無二長平居怡怡而
切偲有友道焉忼慨峻厲見不善若浼與人交重然
諾雖羣居善謔口不談女色嘗謂今世無開眼處惟
書籍可自娛酷好太史公貨殖傳臨作文輒誦數遍
晚喜朱子書至忘寢食凡醫卜堪輿博奕射數之事
以至曲藝賤技不學而能絕無自多意蓋公色貌清

陶者先生集卷三十四
癯見之若脫略世務而其中則非拘儒所及余自謂
麤知公猶不能盡其所有况世之不知者耶然以公
行之篤志之潔學之博而宦不遂年又不羸世之悲
公者蓋歎余獨悲之淡不可謂不知公也宜掌憲公
之不鄙余文遂叙其大略如是且道少時從遊之樂
以寓余感云銘曰
在昔人材府庫維湖近何寥闊匪天降殊立賢無方
邈哉有商雖才之豐宜位不揚既賦而闕又將尤誰
欲知公者徵此銘詩

觀察使金公墓碣

觀察使金公其立朝言議蓋當 景宗代理之際羣
凶伺隙闖然圖進滔天之禍非朝伊夕舉朝惴惴莫
不以含默苟全爲計公獨正色直言所論洪萬遇事
淡得防微杜漸之道其疏曰 邨下仁孝之德聞於
四方孰不願爲之仕彼譖慝之輩私相揣摩造成橫
議似若有私愛於 邨下而必欲驅廷臣於罔測之
科嗚呼此輩豈真有愛於 邨下者哉不過投間抵
巇陰濟其已私爾蓋自己已 東宮定號以來一番
人情態實如此而無一人明辨痛斥如公言者凶黨
嫉之如仇癸卯靈巖之謫蓋以是爲罪也公諱礪字

用汝聰明絕倫文翰夙就乙酉中司馬筮仕 禧陵
參奉癸巳增廣及第隸槐院侍講院說書兵曹佐郎
正郎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累除司書文學陞弼
善常帶三字銜間爲京畿都事公之入臺也壬辰科
獄猶未了宰臣有規避按事者劾褫之朝家將覆試
李獻英獻章公言兩人預構用情已無疑文字能否
非所可論宜直爲拔去 肅廟於 東宮代理後疏
批特舉斯文事而諭之曰予志汝遵莫之或撓獻納
郭萬績上疏以爲 殿下授受非堯舜精一執中之
道公痛斥其言曰是欲以不正不邪不是不非之間

爲中底道理多見其心術之壞也洪萬遇以遂菴權
公於代理告 廟事不獻議詆以山人調護恐不如
是公仍請治其妨賢之罪萬遇遂竄公秉心以正雖
儕流素相熟者其或居官不職持論不端者輒彈不
貸人皆畏服戊戌以書狀官之燕巖東一行無敢犯
禁壬寅禍作公解官歸鄉聞有宦妾逆變亟入城與
同志罷散諸人上章極言內外凶黨和應之跡幾盡
綻露不可不嚴覈仍請益加保護 東宮不報時宮
人石烈弼貞皆自斃惟宦豎朴尙儉在囚羣凶之爲
獄官者黽勉承 命鞠問差公問事郎旣尙儉初以

謀害 東宮之事自明語端有清陰亭一句而旋復含糊諸堂默然無意盤問公躬詰之曰爾既發端曷不明言尚儉曰 世弟於清陰亭下教于諸宦曰今番大處分聞爾輩有干涉者宜各自首以尚儉等色變請拿於 大朝耳諸堂色沮咸曰此問目外語不必書公直書之曰鞫廳之規罪人一言半辭無或遺者諸堂無以應側目而視公遂自引免羣凶卽誅尚儉以滅其口除成均館司成不就太學生尹志述被殺士氣摧喪無一人言者公子樂曾將倡義救之稟於公公毅然曰事關彝倫烏可已也疏上雖未報而

士論多之當公之南竄也芝村李公喜朝及魚持平有龍亦竄於是郡往往相會凶黨聞而惡之并奏移他邑公得河東瘴土甚惡人所不堪而公怡然也今上卽位量移忠州乙巳春始宥還旋叙拜執義同諸臣入對備陳被禍諸臣冤狀請討諸逆黨辭氣慷慨上顧問此臺臣爲誰蓋屬意也公復曰言不用則只有去耳人稱其鯁直陞義州府尹以親老褫復擢授水原府使其政以祛弊蘇殘爲務移忠清道觀察使以親老辭 上命抑情往赴尋 命復兼牧之規以優將往公感激卽行簡騶出巡詢問疾苦聽斷明詳

關節不行未幾臺臣以公水府時濫率追論請罷
上始以觀過知仁慰藉之旋許其褫歷掌隸院判決
事禮曹參議承政院同副承旨是秋 上粹引進辛
壬餘黨以朋比爲 教特罷數三臣而公與焉納節
歸水原村舍感風痺昇疾入城以戊申三月十九日
卒年五十四訃聞弔賻如儀五月四日葬于龍仁光
教山負壬之原慶州之金出新羅大輔閔智自左贊
成相始入本朝累傳至元立文科以直道見忤官止
府使府使之孫參判諱載顯以廉謹著考諱胤豪縣
監其配牛峰李氏吾從祖都正諱翮之女仁惠有婦

道公娶錦城林氏都事世恭女三男樂曾文科正言
次樂祖生員蔭仕縣監次樂天未冠而夭女適士人
俞彥伋公容貌英秀辭氣明快外無矯飾內絕崖岸
其事大夫人務爲和順晚極志物之養以家世清素
常恐或忝歷典州藩不改先人敝廬惟致美於墓隧
之役其立朝風采可觀嘗謂阿諛順旨士大夫之淡
恥故在藩時屬縣有以麥穗兩三歧者稱瑞以獻輒
抑不奏其爲臺諫遇事敢言言議峻正絕無媿嬰態
端居杜門守靜不與人馳逐其視昵附權勢者若將
浼焉是以翫辭自喜於世寡合雖優於文辭而終不

與瀛選知公者莫不稱屈且公才具敏速足以需世
而天又不假以年卒不能有所展布嗚呼惜哉公歿
而大夫人猶在堂益可悲也余自幼少從公遊以至
白紛如矣今於樂曾之請墓文也義未忍辭攬涕而
叙之系以銘曰

剛果之質敏達之才飛不盡翰胡命之乖平陂榮辱
素操不回舉世媿嬰習俗日頽如公言議何處得來
刻詩陰墟維以志哀

執義趙公墓碣

嗚呼此吾友趙士克之墓也士克少余一歲以肅

宗二十八年壬午對策擢別試及第時年二十二余
亦於是年春登第爲史官士克累攝堂后於是始相
識士克志尙高潔語訥而才敏性嗜書尤好義理文
字未嘗一日釋卷余素迂拙與世寡合獨於士克相
得驩如也士克始隸槐院由副正字序陞博士兼奉
常寺直長間爲議政府司錄陞成均館典籍歷司憲
府監察持平掌令禮曹佐郎兵曹正郎司諫院正言
獻納侍講院司書弼善奉常寺正選知製教外則
全羅都事萬頃縣令景宗辛丑以執義論事卒被
大禍蓋景廟有疾無嗣諸大臣稟慈聖冊今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四
上爲世弟而公上疏論爲儲君勉學之道仍請引接臣僚裁決庶務之時輒令世弟侍側參聽以爲隨事訓迪之地疏入四日始下批有留意之教其夜下教曰予有奇疾政事多滯大小國事並令世弟裁斷旋因諸臣爭執遂還寢於是羣凶齊起詆公至曰陰移天位儕流中好爲方便免禍之術者亦生螫手斷腕之計始則請罷終又合辭梲棘絕島公得珍島朝中親舊無敢問者惟吾仲父歸樂公往而驢行未幾上又命依前教舉行四大臣遂率百官庭籲屢日而不能得聯劄請遵丁酉故事又復共

諸臣入對始得反汗十二月羣凶得志乃構四大臣聯劄罪請按律輒謂公啓之又以公受四大臣指喉請鞫問公遂抗對不撓上命還發配所凶徒爭之壬寅春睦虎龍上變書誣逼東宮仍起大獄公復因臺啓就鞫錫恆以委官進公而誘之曰若直告指喉何如是久困公憤罵曰士君子豈以死生易其守而捏無謂有且旣謂吾受四大臣指喉而請四大臣極律猶問指喉所疑者果何地仍供曰如使我之言得行於當日則尙儉之變虎龍之告何由以生今而後我之所陳請乃徒薪曲突之策而反陷罔測之科

必欲一殺而後已者亦何意也羣凶以所供非所問遂嚴刑二次五月因旱疏決錫恆以一向嚴刑臺諫元非美事且與逆獄有異請還配一鏡以前日配所已有他罪人改定旌義六月渡海抵配所時金李三大臣既受禍士類幾盡劉而羣凶尚不能濟其計於是更以公疏爲直請廢立請更鞫十月公復就獄受訊有詩自矢詩曰性本疎愚忝憲官危塗不解保身難圓扉今日桁楊下一死何殊衽席安又於母夫人諱日有詩曰去歲江潭今犴狴每逢讎日倍傷悲弟兄但識同憂患婦孺那能薦醴粢罪大名虧生亦恥

骨殘筋絕死何遲泉塗此去無多日膝下承歡倘有期士林傳誦莫不哀之至癸卯受刑已九次杖毒遍體氣息如縷而精神不少爽祖先忌日必食素及受訊顏色不變曰我則可殺我言必行然後國事可爲凶黨之爲問郎者亦出語於人而壯之四月羣凶知公終不可屈直請極律公已判一死而猶以不全歸爲不孝書問伯氏以古人自靖之義以蕭太傅故事爲對乃遺書伯氏而斷置家事惟眷眷以君賜書籍及先賢遺墨爲言又與內子書曰吾今則死矣然爲正大屍須抑心毋過哀率子女善活焉吾以罪死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四
祭勿用油蜜果父母墓祭備行忌祭助需亦如吾在
時昌雄善教之不文何爲昌雄兒子名也二十七日
鞠廳促公結案公曰速殺我我無可死罪是夜泄痢
添劇遂卒于獄享年四十三始藁瘞于城東門外九
月返葬于公州治北金蘭洞負申之原當公之死也
獄吏告以飲藥實則藥雖入而未及用也臺啓繼發
伯氏進士公被逮納供曰吾弟無罪而陷大僂吾不
忍見其身首不全令吾弟自盡吾亦決一死同歸見
父母於地下錫恆以情有可恕律無可死杖配康津
甲辰正月竟創法外兄殺弟之文用次律于配所鳴

呼士克羸弱若不勝衣而其中則鐵石其受拷掠也
人皆危之而余獨保其無他至是果驗豈不誠烈丈
夫哉爲國血忱可謂雖九死而靡悔矣至如奉先追
遠之誠不以危迫顛沛而或懈則常時孝子之疏節
有不足論也士克名聖復號退修菴豐壤之趙出自
高麗侍中孟入國朝有諱世賢 中廟改玉除官不
就士大夫高其節曾祖諱璞牧使 贈參判祖諱見
素縣令考諱始采繕工監役妣全州崔氏得一女公
配黃州邊氏湖南名儒望庵以中之孫父曰世考一
男三女昌雄及冠名靖世卽公獄中所命也女適宋

必容鄭鏞李光龍宋女自公邁禍酌水祈天三載如
一日進士公諱聖集字士成性忼慨好氣節當公謫
耽羅也創甚輒洗瘡吮膿扶護而行見者感歎卒之
甘與同死其卓絕之行慘烈之禍足與公同傳矣有
一男觀世蓋公於四大臣中與李忠文公頤命最親
羣凶意公受其意指必欲得公承欵以上及 東宮
爲其所欲爲者而止微公一死以塞其禍心則國之
得有今日有未可必雖謂之功存社稷可也而乙巳
改紀 命復官後用寃死諸臣例 贈司諫院大司
諫噫以公疏謂逆而請拿鞫者皆無禮於吾 君之

徒固不可勝誅而其罪不可不問也聯劄大臣伸雪
之後如公爲國一死者合別有褒恤之典而至今未
之聞也是義理終無可伸之日耶靖世自幼從余學
以邊淑人識公雅志也及長自爲狀來請樹墓之文
余未忍辭系以銘銘曰

惟此四尺之封兮實吾友化碧之攸藏烈烈忠憤之
氣兮安知不作雷迅而吐虹長

季舅正郎閔公墓碣

吾季舅正郎閔公在幼少時志氣浩蕩若泛駕之駿
駒旣而服習賢父兄之教日就規度奉職恪勤務循

先法雖屈於祿仕而人以遠到期之遭罹世禍流落田野悒悒不得志年四十三卒公議惜之公諱鎮永字思甫驪陽府院君文貞公諱維重之季子也文貞公凡三娶有三子海豐府夫人李氏早世不育行左參贊忠文公諱鎮厚左議政奉朝賀文忠公諱鎮遠出於恩城府夫人宋氏公即豐昌府夫人趙氏所舉而成均生員諱貴中其外祖也公以 肅宗壬戌十月二十六日生甫六歲而文貞公棄世仍值己巳之變忠文公旅寓悲憂之中左右提挈勸課甚力公事之如父晨昏必行定省之禮年三十三而筮仕爲敦

寧府參奉陞奉事丁酉以掌苑署直長占司馬生員試二等第二名歷掌樂院主簿戶曹佐郎庚子由工曹正郎出爲金化縣監專城孝養辛丑士禍作文忠公首被竄謫公即日棄官與姪子翼洙遇洙歸依于驪州文貞公墓下甲辰四月二十八日偶感疾以卒翼年文忠公起謫中拜相朝著乍清而公則不能知矣公天資雋邁才又敏達不甚讀書而文辭驟進嘗取古今名筆臨帖數日便得其體格以至陰陽諸方靡不旁通百工技藝之事亦皆多能而要以遺懷而已既略通大義則又不肯竟學見人有一善可取輒

驩然許與雖窮人賤流不恥下交若有不可於意者即謝絕之不以始所愛好而有吝焉愍人患難周恤如不及至或冬月脫衣以助喪性嗜酒遇輒痛飲而當官則未嘗因醉害事嚴於守法雖門下故吏犯罪無所貸謹於辭受雖微物不苟取平居不營家產戶曹時所用別庫剩米多至百餘斛而皆散之親故之貧者一不入于家其爲邑也不妄費公物且除俸餘以爲勸課文武之用其盡職如此公未冠時從氏文孝公謂曰鐵弟母視以尋常兒曹也他日吾輩盡沒之後世將以父兄緒業專責於渠家國必恃以爲重

矣鐵公小字也父兄期望之盛如此公亦自信若將有爲而卒不能如其所期豈時運所驅有不得容人力者耶公卒時趙夫人尚在堂人皆悲之夫人語及公每泫然曰兒之事我吾未嘗不得所欲也公之誠孝可知而俾不得終養此何天也公於妹婿之喪以諸孤稚弱觸冒炎潦躬擇吉地卒襄葬事又育養孤甥凡有疾病誠心救視至死如一是亦孝之推也公初娶韓山李氏郡守明升之女生二男樂洙縣監覺洙再娶恩津宋氏通德郎相光之女生三女適士人李德祥金玉相李克永公初葬于文貞公墓相望之

地後移卜龍仁縣東壽院洞艮坐之原實趙夫人宅兆之左崗也李淑人從而耐別有誌系以銘曰
有父兄賢古稱一樂少若跡弛志大才博勉就規矩終非齷齪郎官出宰百里惠澤跡雖肺腑心則慎約柱石 王家異日之責大禍溢世田廬屏迹歲月逾邁素志濩落往往鼓琴以遣悵寂不及清時嗚呼窀窆姊子作詩載昭穹石

縣監李公墓碣

今 上八年壬子四月二十二日李公顯應以疾卒于南平縣衙年五十一一境士民莫不奔走悲號及

其啓劄也爭來致奠扶擁靈輶不忍捨去勒行幾不得前哭聲聞於十里行路過者亦爲之隕涕卽豎銅碑于道左旣又立祠以享數百年間以去思祀之者惟宋公炳翼及公云蓋公爲政誠心愛民時丁大侵勢急焚溺公焦心竭慮思所以濟活對餐而不能下咽當寢而蹶然屢興鳩財設賑動有條理自冬已下令以收將散之民心考籍查實務絕僥冒計口均給乾糧甚者作粥以饋之環數百里無一捐瘠他境之民亦多就食近世以善賑稱者類多報以自備不顧銜鬻之嫌而公則恥而不爲也捧糴之際公以隨得

隨納曉諭之若家人父子民皆感動不杖一人而負戴相屬如期準納又善爲區畫自當大同之役不煩民力其蒙實惠不獨飢者而已夫至愚而神者民也彼生而愛慕死而悲哀如父母然是豈聲色號令之所可及者哉今去公之亡已十數年矣或有抱碑而泣者其至誠之感人如是夫公字瑞卿議政府領議政惠定公諱濡之子錦山郡守諱重輝之孫司憲府掌令諱迥之曾孫 世宗大王別子廣平大君璵其始祖也妣咸從魚氏觀察使震翼之女公以 肅宗壬戌生姿性溫厚清粹自幼已能敬信長者言誠孝

出天親疾嘗冀禱天及喪哀毀盡禮兄弟友愛篤至惠定公久秉國政子弟易招人言而公謙慎自持未嘗有過被服儉素絕無綺紈習氣素見重於儕友而終惠定之世身在韋布惠定公將配食 景廟相臣白請官其子公年近五十始除 世子洗馬丁未逆黨復進用公慷慨即日不仕優游田里庚戌用 懿陵敦事勞調司饗院主簿又棄去由義禁府都事出爲南平縣監實辛亥春也公葬于光秀山先塋午向之原配豐山洪氏僉正 贈判書諱重箕之女男女各三人男時中明中最中女適參判申晚士人權翬

附錄先生集卷三十四
朴相魯商芝時中出光紹光綏申壻子也餘皆幼公
嘗曰吾家世受國恩義同休戚官無大小殫誠盡
職庶可爲報效之圖卽其素心也故卒之爲民勞悴
以至生疾使平生志業薄施於民社而止可勝惜哉
惠定公立朝四十餘年一以憂國奉公爲心若公者
可謂善繼其志矣銘曰

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有濟我聞其語今見其人
公實仁惠其仁肫肫本之於孝推以及民分憂在余
曷敢不力夙夜勞動至誠於物未有不動捷應如神
溝壑衽席呻喟歌呼是誰之賜槩而論之相國佳兒

聖朝循吏胡天奪速使其利澤止於百里於古誰方
惟召惟杜民曰父母我銘玄石載揚厥美亦足不朽

佐郎洪公墓碣

余旣爲洪宜寧先生樹墓之文矣旣而得朴君聖源
所爲佐郎公狀讀之公蓋宜寧先生之玄孫也噫宜
寧先生以判叅公爲祖公則又以宜寧先生爲祖孫
而克類其先者今古所罕有洪氏之門一何多賢也
公諱河瑞字演一南陽人乙酉司馬丙午擢文科公
素業明經畫數不足以製述得之分隸承文院庚戌
以上博士主分館時庭試新榜國言喧藉而考官李

陶菴先生集卷三十四
德壽之子山培尤甚以德壽官位隆顯人莫敢誰何
公不少顧避力塞之山培遂歸校書士論快之其黨
劾公請拿問公於爰辭直陳不撓竟坐削職退伏鄉
廬終日端坐讀書不輟家甚貧疏糲不繼而亦晏如
也癸丑丁外艱哀毀踰制及吉親知或勸以求仕則
曰孤露之人今雖得官誰與爲榮杜門養拙累年一
不迹城市扁其齋曰稼隱丁巳夏鄉人適往時相家
時相語及陞六文官幾盡付職其人曰吾鄉有洪某
者陞六已五六年只是司果虛銜矣時相怪而招問
政吏吏曰斯人死已久矣時相言其不死始拜成均

館典籍公旅食數月卒得風痺棄官而歸己未拜司
憲府監察禮曹佐郎皆不拜庚申拜顯陵令俄遷
兵曹又呈褫辛酉八月十八日卒去其生癸亥爲五
十九公少受書於李高城杖固已慣習義理諸書而
窮居誦讀之外無所事凡諸性命微奧多有心得而
默識之者嘗淨寫心經於小冊子出入觀省其修己
立心之要居家處事之方一以禮法爲準知公者謂
其不失家學判決公諱奉世靜菴賢弟子先生己卯
之禍爲理其喪事洪氏之學寔自此始余性拙於人
寡合公特以氣味相近辱與往還有時談論移晷器

陶者先生集卷二十四
宇之雅潔言議之嚴正實有人所不及者間語人曰
洪某其人如玉合盛玉堂况世德如彼者乎聽者多
不信龍仁有忠烈溪谷兩書院余猥忝山長一日笑
謂公曰世不知公公亦無意於世未可爲我秉拂於
講事耶公以靜菴之祠異於他院一二赴會而亦以
病不能也公嘗在太學值從祀議起或有朴玄石并
舉之論公堅持以爲不可只以二宋先生爲請平居
絕口不言時事而有时憂慨不勝歎咤曰使我或處
可言之地則當以崇儒重道爲第一義言論大率類
此公皎潔自守無名之饋不義之物一切無所取得

失榮辱泊然不入於心其窮餓於舉世貪躁之時者
固其勢然也而天亦不假以年使究其求道之志古
所謂不合於人必合於天者果何在也公初娶礪山
宋氏一女適士人安錫楫後娶密陽朴氏一男天澤
公墓于廣之栗村余於今世之中自謂稍知公者不
可無一言遂爲之銘銘曰

我懷伊人兮温如玉白首窮餓兮稼隱之里掩席門
兮蓬蒿朝市邈其弱水公旣無意於斯世人或相傳
爲已死彼奔驚於日夜决性命於名利然四端之未
泯視公行兮得無愧

察訪徐公墓碣

士有居卑而行高混俗而志潔者吾於察訪徐公文永見之矣公字永叔達城人徐之譜有新羅阿干大夫神逸高麗軍器少尹開其先出箕子云國朝牧使彌性生居廣縣監是爲四佳兄歷三世至諱嶰退陶門人生判中樞府事諱消生諱景雨右議政公之考副司果諱裕履其側室子也外祖咸陵府院君李澥公少卓犖不羈及長折節修行攜友入寶蓋山讀書經年始歸文辭大進嘗往拜尤菴先生于懷德之板橋受大學而歸已已 坤聖遜于私第吳陽谷諸公

諫死 天威震疊公同成揆憲等上疏爭之以禁令不得上而士論壯之由承文院吏文學官歷義盈庫中部主簿歸厚署別提間爲製述官外則平丘景陽察訪公雖黽勉爲貧之仕而雅性恬靜杜門淡居宗族多貴顯者而不肯干謁所與遊皆一世名勝而白丁雜流絕無至門者性又敦確於是非淑慝之分截然也年七十七往遊金剛山親舊止之則曰使吾死而不還庸何傷乎命二子以隨翼年己未 上進宴東朝賜耆老宴需公亦與焉設供具與族親樂之有詩酬唱寓感祝之意十月二十一日無疾而終明年

陸者先生集卷三十四
正月十日葬于永平居士洞亥坐原公居家行誼篤
至親在時五十猶綵衣先意承歡又於奉先諸節曲
致其誠大小祀事非有疾不令人代至大耋猶然爲
孤甥娶婦先於其兒宗人之窮困流徙者割田而業
之教子弟嚴立課程使知科業外有用心處淡以世
之輕佻浮誕苟逐時好爲戒閒居不近局戲曰恐令
兒輩知也晚來喜心經雖公務倥偬而必讀一二章
曰恨不早知此味出入必隨身嘗遇風舟幾覆舟中
人皆號咷公獨斂衽端坐哦詩不輟於此驗其學力
也居官一以謹約自律不爲毫末非理事翔建傳館

撫恤吏民平丘之績爲最其非罪而遞也郵人奔懇
請仍其後遇闕輒請更得公而不得則立石而思之
嗚呼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觀於公益信惜乎其不得大試於世也公尊慕儒
先遇金慎齋諱日具祭需而助之以小郵而能此已
奇矣又以不能卒業於尤翁爲終身恨其好德之心
愈可貴也公凡三娶安東金氏校理壽能女靈山辛
氏郡守景轅女全州李氏進士東標女二男一女宗
華別提宗海李出申德混妻元配出孫男三人命寅
命完命復宗海從余遊來乞銘銘曰

八十之翁楓岳鳩杖遇者疑仙流俗謂妄卽此一事
可見雅尚炯然寒冰心貌相似保我真白隱彼城市
讀書之樂死而乃已嗚呼斯世何處得來我敬其人
作銘志哀



